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7n1613

枯崖漫錄

宋 圓悟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613-A 枯崖和尚漫錄序
  - No. 1613-B
  - 圓通宗照庵主
  - 慈慧祖派禪師
  - 黃莊定公祖舜
  - 浙翁佛心禪師
  - 興化軍瑞香烈庵主
  - 鐵鞭韶禪師
  - 萬庵柔禪師
  - 芥堂璁禪師
  - 真源慧日禪師
  - 愛堂妙湛禪師
  - 臨安府徑山少林佛行崧禪師
  - 臨安府淨慈肯堂充禪師
  - 寶峰端庵主
  - 安吉州烏回月林觀禪師
  - 曹源生禪師
  - 松源岳禪師
  - 大梅止翁祥禪師
  - 月林觀禪師
  - 福唐明首座
  - 浙翁佛心禪師
  - 常州華藏明極祚禪師
  - 安吉州鳳山資福破庵先禪師
  - 妙峯喜禪師
  - 衢州報恩百拙登禪師
  - 野雲南禪師
  - 淳庵淨禪師
  - 退庵奇禪師
  - 南嶽方廣照禪師
  - 橘洲曇禪師
  - 慶元府天童無際派禪師

- 螺庵肇禪師
- 金華元首座
- 蒙庵聰禪師
- 笑翁堪禪師
- 自牧謙禪師
- 妙峰善禪師
- 慶元府天童如淨禪師
- 高原泉禪師
- 空叟印禪師
- 浙翁佛心禪師
- 臨安府淨慈退谷雲禪師
- 寂照明首座
- 澍翁佛心禪師
- 泉州法石隱山璨禪師
- 高原泉禪師
- 丞相蔣公芾
- 天目禮禪師
- 少室睦禪師
- 本真書記
- 秀嵓瑞禪師
- 祖賢首座
- 鐵鞭韶禪師
- 覺庵趙贊府
- 破庵先禪師
- 秀巖瑞禪師
- 江西雲臥瑩庵主
- 臨安府淨慈北磵簡禪師
- 參預真文忠公德秀
- 慶元府小靈隱栢巖凝禪師
- 秀巖瑞禪師
- 鐵鞭韶禪師
- 笑庵悟禪師
- 笑翁堪禪師
- 松源岳禪師
- 絕照鑒禪師
- 肯庵圓悟禪師
- 寒齋高士林公公遇
- 東山源禪師

- 雙杉元禪師
- 枯禪鏡禪師
- 鼇峰定禪師
- 安吉州道場別浦舟禪師
- 雙杉元禪師
- 西山亮禪師
- 無準佛鑑圓照範禪師
- 井山密禪師
- 建康府保寧即庵覺禪師
- 慶元府雪竇無相範禪師
- 平江府雙塔無明性禪師
- 栢岩山禪師
- 中巖寂禪師
- 天目禮禪師
- 短篷遠禪師
- 石田薰禪師
- 臨安府淨慈混源密禪師
- 國史陳公貴謙
- 大川濟禪師
- 山陰清首座
- 夢堂升禪師
- 石田薰禪師
- 笑翁堪禪師
- 鐵牛印禪師
- 閩山居士俞景賢
- 長樂珪藏主
- 嘉興府光孝石室輝禪師
- 國史陳公貴謙
- 無量壽禪師
- 石田薰禪師
- 潭州石霜竹嵓印禪師
- 大川濟禪師
- 平江府虎丘坳堂濟禪師
- 蒙庵聰禪師
- 無準佛鑑範禪師
- 伊巖玉禪師
- 真源日禪師
- 東山源禪師

- 真源日禪師
- 隆首座
- 西蜀保福晦嵓暉禪師
- 福州聖泉岊翁淳禪師
- 潭州大溈泉山初禪師
- 嘯巖蔚禪師
- 癡絕冲禪師
- 絕照鑒禪師
- 石田薰禪師
- 真淨大師德英
- 月窟清禪師
- 清烈庵主
- 諾庵元肇禪師
- 漢陽軍鳳棲古月祖照禪師
- 寒齋林公公遇
- 龍溪聞禪師
- 辟支巖主立堅
- 東谷光禪師
- 蒺藜曇禪師
- 鎮江府金山掩室開禪師
- 雙杉元禪師
- 荊叟珏禪師
- 福州雪峯北山信禪師
- 枯禪鏡禪師
- 癡絕冲禪師
- 介石朋禪師
- 石田薰禪師
- 雙杉元禪師
- 枯椿曇禪師
- 雲巢巖禪師
- 南翁明禪師
- 西山亮禪師
- 平江府萬壽訥堂辯禪師
- 介石朋禪師
- 守懲庵主
- 石溪佛海月禪師
- 王孔大
- 西巖惠禪師

    - 丞相鄭公清之
    - 福州越山法深禪師
    - 祖昌庵主
    - 溫陵黃允
    - 平江府開元別翁甄禪師
    - No. 1613-C
    - No. 1613-D 跋改錂枯崖漫錄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613-A 枯崖和尚漫錄序

石谿、偃谿愛人物，崇風教，贊於端嘉諸老。暮年靈徑於余尤親密，評商述作，一語無諱。嘗道枯崖、仲簡于二老，厥後俱掌記徑山。簡富於文，惜早世。而枯崖清苦憤發，正宗有聞。余居喝石嵓，夾路玉簪花一開，秋風騷然。或笑曰：禪和子纔見此花，則憂禦寒，無計東馳西騖。獨枯崖坐破囪怡然，每携被嵓上同宿。月涼登閣，雪霽看山，相與胷中耿耿。余出錦谿報慈，歸延平含清，數年稍睽。間聞枯崖集古成錄，偃谿喜其所取機緣皆有控人入處。後村謂何時煑茗為重論，竹谿謂它時共入僧寶傳。枯崖南歸，携錄相訪，適余遷光孝，欒爾過目而別。今枯崖瑞世泉南興福，而起藏主為之刊梓，欲敘夫參方正眼，為人峻機，逸致高標，激貪立懦，備見乎此。因思石谿閑居太白，欲刻仲宣孚、非庵光、艮 嵓沂、勝叟定諸人舊作，及捧黃住山酬應不韻，亦不果。枯崖當搜抉其遺，繼繼彙集，俾五燈之後復見一燈，光明燭天下，豈漫錄云乎哉！枯崖名悟，福之福清人。咸淳八年仲春北山(紹隆)書于鼓山老禪庵。

No. 1613-B

昔偃溪佛智禪師住靈隱，予客臨安，相與往來，神交道契非一日，知枯崖之名久矣，未曾眉毛廝結。偶寓于泉，因過興福寺，一見元是屋裏人，恬淡寡言，真脫偃溪印子來。頃聞枯崖癸亥歲歸徑山蒙堂，裒集平昔所聞見宗宿入道機緣、示眾法語，及殘編短碣名字未上于燈者，隨所筆名曰漫錄。其志有在，呈似偃溪，被叱擊下，無事閤裏。是歲夏五，忽謂曰：將謂所述者效紀談雜錄資談柄耳，今閱之則異是，所収機語皆有控人入處，已用筆點下，餘則剗却，且囑宜珍藏之。予雖欲見是錄而未暇扣，忽得起座元携元藁過我，欲為鋟梓，請信庵一轉語。予詳復數四，雖枯崖得之所聞所見，然編集成傳，或讚或拈，或著語或紀實，一一自胷襟流出，豈是依本葫

蘆？則知枯崖和尚所集者，皆發蘊櫝之美玉，而非鼠璞；佛智禪師所點者，皆選走盤之遺珠，而非魚目。予更贅語，恐反生玉之瑕而為珠之類矣。起兄請之，力不獲已，再垂一足，助彼畫蛇。噫！漫錄一出，何異揚雄之草玄取譏於人？雖然，後世必有子虛者出。

咸淳壬申夏　　清漳信庵陳（叔震）　序

No. 1613
枯崖和尚漫錄卷上

圓通宗照庵主

因木庵初到泉南館，是庵一日具威儀問曰：某甲愚鈍，乞師指箇見處。木庵指面前香爐曰：見麼？照曰：見。庵曰：見處如何？照曰：某甲不會。庵曰：又道見也。照悚悟，流汗浹背。自此杜門四不出，一衲百結，韻致高古，莫能親踈之。

慈慧祖派禪師

溫陵張氏子，祝髮於開元羅漢寺，參文關西之嗣宗岱餘。宗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答曰：普。又僧問：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瞎。子作麼生會？派罔措，由此焦慮忘飢寢。一夜坐至子刻，聞山禽叫一聲省悟，黎明求宗印證，纔入門便喚曰：和尚。宗曰：子來作麼？派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宗曰：子夜來發顛耶？派曰：是和尚顛？是某甲顛？宗下禪床擒住曰：見什麼道理？派曰：伏惟和尚尊候萬福。宗托開曰：還我前日話頭來。派作女人拜，復呈頌曰：問正法眼，答曰：普瞎。萬里清風，一溪明月。今香泥像留於里之四松，為緇素欽仰焉。

黃莊定公祖舜

晚尤淡薄，留心禪宗。因觀傳燈悟入，述偈曰：六載留心讀釋書，幾回紙上被模糊。今朝放下都無事，只是從前箇老夫。仕至執政，為紹興名臣，且能證徹此道，朱、許、裴、李專美於前矣。

浙翁佛心禪師

初到雙徑，見大慧之嗣仁公，扣以當時千七百眾咨決之要，得狗子無佛性話，默領去。過台之報恩，求決於佛照。夜參，聞舉世尊鞭影語，曰：見鞭影而行，非良馬也。言下省悟。旦日入室，問：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琰上座本來面目？曰：佛手遮不得。復隨侍證老衲於番陽，聞旁僧商量雲門話墮話，云：那裏是這僧話墮處？豁然洞見佛照從前機用。佛照每語人曰：我握拂柄以來，的契吾機者，惟琰爾。後佛照、佛心接武住凌霄，法席俱盛，如佛日猶在時也。佛心塔在澗東，詳見誌銘。

興化軍瑞香烈庵主

本郡人，號幻住叟。妙年奇逸，飽叢林，久參等庵。後得東庵發明心要，歸鄉居虎丘巖餘十年。有山居小詠，其一曰：客來詢秘密，幽鳥語聲喧。此意分明甚，何消我再言。嘉定間，郡守以東塔招之，不出。及移錫瑞香，得東庵訃，舉哀拈香云：向來信采遊江外，業風吹到明州界。[祝/土]著聱頭老拙庵，驀遭毒手相殃害。猛虎出林不足威，蚖蛇當路未為恠。虛空激拶火星飛，流布叢林惡聲在。死中得活復歸來，冷地思量真耐耐。近聞筋斗已倒翻，且喜昇平吾道泰。炷香聊以表殷勤，償却拳頭竹篦債。大眾，只如佛照和尚既然與麼，且道只今是雪屈耶？是酬恩耶？說著雖非直半文，誰知却有通人愛。瑞香得處分明，確守其志，不肯應世。伽梨勃窣於水光林影中，想見其高風逸韻，令人意消。

鐵鞭韶禪師

因密庵開堂，直趨前曰：箇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今日相見處，大地起風雷。作麼生是相見底事？庵不答。又曰：十二時中有箇漢，把劒來截將你頭去，爭奈渠何？亦不答。遂摵一坐具曰：遇這冤家，不打更待何時？亦不答。退身唱三聲喏曰：捉得賊頭。袁達、李磨到，請鈞旨。庵方竪一拳示之曰：領鈞旨。翻筋斗便出。庵入室罷，告眾曰：適來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手把一條垂絛，如鐵鞭相似。老僧親遭一下，汝等諸人切須照顧。自此號曰鐵鞭。六年，為不釐務侍者。

萬庵柔禪師

示眾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荊棘林中開活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生鐵秤鎚被虫炷。泥盤放下笑呵呵，殺人劒與活人刀。若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見諸訛。佛生日云：周行七步，已入邪路。目顧四方，開眼尿床。指天指地，有甚巴鼻？唯我獨尊，猶是兒孫。畢竟浴他，圖箇什麼？良久，云：珊瑚枕上千行泪，半是思君半恨君。閱此數語，履霜知氷，踐露知暑矣。密庵雖門戶嚴緊，而接人甚盛，豈有吞舟之鱗能漏網耶？

芥堂璁禪師

預木庵室。一日侍次，忽逢其怒曰：你在此作什麼？夏制將滿，西來意作麼生會？纔擬答，被劈口打一掌，且厲聲曰：速道！速道！纔擬答，又被打一掌，忽省發汗下，禮謝而去。自此諸方號弘法道者，莫不往參。激晚住吳門聖因，益馳聲譽，白髮垂肩，叢林呼為璁白頭云。

真源慧日禪師

字明可，方峻超卓。頌黃龍三關云：我手佛手，糞箕掃帚。拈起便行，誰分先後。我脚驢脚，步步踏著。踏破虛空，一任卜 度。人人

有箇生緣，屋漏望見青天。昨夜泥牛勃跳，帶庵金剛發顛。應庵見之歎曰：真黃龍的骨孫也。頌竹篦子云：半載出師當古塞，將軍疋馬意崢嶸。不知打破重城了，空把牢關不放行。大慧聞曰：此黃龍兒孫，亦解我楊岐下說話。真源嘗問僧曰：佛以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僧無語。復引諭而謂之曰：如一顆明珠，頓在朝天門灞頭市裏，千人萬人行過不見。忽有一箇漢遇著便叫云：我快活。只是這箇道理。會麼？初住杭之多福，後住昇之興教、明之香山，乃天台萬年雪巢一村僧嗣。語言宗旨，木水之有本原也。雪巢別帖云：專介之來収書，且喜被臨安命遴選出世。仍審別後新領住持，道體康安，深以為慰。中間赴長蘆，欲得相見，知已入院。人言多福政在於潛新城深山中，只成悵然而已。我身畔別無人，甚望汝歸來，奈何已出佩空王印。事要兩全則難矣。且勉力向前行道，不可恣縱自己令厚，却薄他人。軟暖淡薄，汝亦深悉之。今之住院多如此，可相信也。若到秋間，我定要歸天台萬年觀音別院，必作長往計。無因見汝，且自保順世間人情，使祖道光顯。至祝普燈，只載其嗣法法常首座

愛堂妙湛禪師

依水庵於杭之淨慈為水頭、淨頭一日於寺前舉扇化錢，忽然猛省，因忘縮臂。旁僧訶曰：獃子！扇上有錢了。通身汗出，掖歸白水庵而印可之。亦有頌示之云：一堆屎上一尊佛，放出毫光照天地。鑊湯爐炭裏生蓮，只因洗面摸著鼻。為肯堂首眾日，新福帥王公度遊山，與論契合。到福，以黃檗招之。後赴吳門守趙公彥橚承天之請，方順寂。愛堂，安吉人。朴野絕文飾，間發語言如枯柴，人不及見，惜哉！

臨安府徑山少林佛行崧禪師

生於建之浦城徐氏，受業於夢筆峰等覺，瑞世於安吉報，本嗣東庵，道聲四馳。未幾，起住杭之淨慈。上堂，舉僧問鹽官：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缾來。僧提淨缾至，官云：復安舊處著。拈云：鹽官八萬四千毛竅，竅竅俱開；三百六十骨節，節節欲斷。可惜這僧如夢相似。上堂，舉洞山云：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後來瀏陽庵主道：出門便是草。大陽云：不出門亦漫漫地。拈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不無，三大老子細檢點將來，總是藤蛇繞足。且利害在什麼處？誰知雲外千峰頂，別有靈松帶雨寒。上堂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春葩千萬叢，春山千萬疊。正與麼時，釋迦老子打失鼻孔。是汝諸人還知麼？喝一喝，下座。上堂云：欲得大用見前，直須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大智洞明，更非他物。遂舉拂子云：看！看！若道見，頭上安頭；若道不見，斬頭覓活。畢竟如何？良久云：洎合錯下注脚。喝一喝，下座。既退席，過武康宴山接待寺。　寧廟尤重佛法，嘉定間再得旨，董南山即詔延和殿登對，賜號佛行禪師、金襴袈裟，寵榮至矣。

臨安府淨慈肯堂充禪師

餘杭人，嗣顏萬庵。風規肅整，望尊一時。頌即心即佛，云：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曹山喫酒，云：販海波斯入大唐，先將珍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從人覓，爭奈難瞞有當行？舉：萬庵先師有語云：坐佛床，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拈云：入泥入水則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云：灼然有不回頭底，肯堂向升子裏禮你三拜。昔大溈佛性謂頌古、拈古要奢儉得所，如人解使錢不必多也。善讀肯堂語者，當自知之。

寶峰端庵主

久侍佛照，見其頌女子出定因緣，有悟入處。一日，造丈室，於座左側叉手而立，少頃便出。照呼來前曰：有什麼辨白？端又於右側叉手而立，照喝端趨出，照頷之，端恂恂如鄙人。居小庵，無宿給，戶外之屨常滿。同門如權孤雲、印鐵牛致書招之，不出。

安吉州烏回月林觀禪師

性純誠，無矯飾，福之候官黃氏子。初為牧童，鞭叱牛有省，屏葷血投雪峰忠道者出家，謁荊南二聖戒準得度，見澧州證老衲獲其法。初造室，聞舉話云：若能轉物，即是如來。面前香臺作麼生轉？曰：築著磕著。被叱去。復隨侍過饒之薦福，看雲門話墮又十年。一日，繞蓮池行，自誦云：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忽大徹。塗毒在徑山、遯庵在華藏，皆有書致之。分座，頌洞山麻三斤云：脣上碧斑賓豹博，舌頭當的帝都丁。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嘉泰間，瑞世吳門聖因遷承天萬壽，學者輻湊。住烏回，示疾日，猶再鼓入室，且曰：桂花開時吾將行。俾其徒預結夏制，已而桂花盛開，嘉定丁丑四月十三日也。參前入室，再鳴鼓普說，眾集定，拈拄杖云：有拄杖與拄杖，無拄杖奪拄杖。眾中莫有會底，出來道看。眾無對，擲下拄杖，危坐書偈而寂。閱世七十五，坐夏五十一。闍維，舍利不可計。烏虖！命世宗師處死生，如雲行鳥飛，初無留礙。烏回夏中入滅，桂盛開如其言。此尤見其超絕奇瑞明驗處，非荷負大法精一力乎？

曹源生禪師

在信之龜峰示眾云：從朝至莫，鍾魚鼓板，為諸人發上上機了也。若信得及，塵沙諸佛在諸人脚跟下[跳-兆+孛]跳；若信不及，龜峰拾得口喫飯。拍禪床，下座。真黃龍所謂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耳。

松源岳禪師

初入閩，見乾元木庵，久之辭去。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源曰：裂破。曰：琅邪道好一堆爛柴鄭？曰：矢上加尖。曰：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曰：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庵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源見密庵於衢州西山，隨問即答。庵笑曰：黃楊禪爾。後在徑山，聞庵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忽大徹，乃曰：今日方知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源生處之。龍泉吳氏，開法蘇臺澄照。慶元間，被　旨住靈隱。門庭高峻，入者鮮不為大器。烏虖！松源、破庵、曹源、萬庵，豈非起中峰之道者耶？

大梅止翁祥禪師

無用嗣子示眾云：瑞岩示眾絕支離，栗棘金圈劈面揮，直下有人吞透得，更須來喫頂門鎚。語言質直如其人，住山規模尤過人。

月林觀禪師

會中有一杜多行，明得俱胝一指話，且曰：吾老矣，須再來歸寂。後三十餘年，月林在湖之報本，夜夢開室，舉俱胝話，見杜多行造室，竪一指。明旦，室內舉前話，孤峰秀公時在旦過中，趨入，亦竪一指。月林曰：杜多行再來矣。

福唐明首座

號寂照。飽參聰敏，久侍空叟於四明玉几。叟感風疾累年，左右相繼辭去，照服勞益勤。叟常囑以福鮮不宜出世為人，歸里為鑑絕照首眾。鼓山帥李公俊以大雲峰招之，辭以偈云：箇是皇朝無事僧，

談禪說道總無能。頹然送日猶嫌贅，敢把虛名玷祖燈。絕照勉其出，復曰：願做閑人。述偈云：恰露半頭原畔立，故人底事又相逢。柴門去此無關鑰，佛若來時却弗容。即日遁去。後寓閩清白雲，學者景向。又數年，帥趙公希瀞盡禮以雪峰迎請，照以書授小師圓庵主，辭謝不赴。帥封沉香為供，將以四句云：道人高臥挽不來，凜凜清風起懦頹。太守無由親問道，瓣香聊寄小師回。寂照三十餘年守一破紙被，見地明白，遵記莂而恥表襮，依林藪而安寂寥，始卒不易，使爭競名位、販賣佛祖者聞其風亦可以少愧矣。

浙翁佛心禪師

示如璨法語云：本色道流，十二時中，六根門頭，空牢牢地，如一面軒轅寶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選甚真如涅槃、菩提煩惱，以至世間虛幻情欲，逆順是非，一一照破，直是汙染不得。若也六根門頭，纔有纖毫異念，便被許多為障為礙，為冤為對，使得七顛八倒。凡聖之岐，由此而分。然凡聖初無兩種，只是一箇了事人。了底喚作聖，不了便是凡夫。龐居士云：不是聖人，了事凡夫。此之謂也。既知得了，更須子細，不可目前輕結裹著。箇裏方要見人，咬定牙關，且崖將去。驀然崖到懸崖撒手處，正好入人爐鞴，受人鉗鎚，稱箇本色道流，不為分外。忽爾時緣所迫，出來與人解粘去縛，內亦無愧，自然綽綽有餘裕也。閱此，真臨濟宗骨髓耳。

常州華藏明極祚禪師

嗣暉自得，嘗舉保壽開堂語，拈云：保壽開堂為眾竭力，三聖推出故園春色。保壽便打，可知禮也。瞎却鎮州一城人眼，三聖重重露肝膽。保壽下座，便歸方丈。千古叢林為榜樣，喝云：喚作榜樣得麼？明極以大父事宏智拈提，如山濤論兵，闇合孫吳，亦可為叢林榜樣。

安吉州鳳山資福破庵先禪師

王氏，蜀廣安新明人也。參密庵於烏巨，隨眾入室，見其為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忽然朗悟。復隨侍過蔣山五載，不自銜鬻，亦未嘗得其許可，遂辭歸蜀。密庵潛乘小肩輿前詣五里，袖中出語餞之曰：萬里南來川荔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門[翟*支]瞎摩醯眼，去住還同珠走盤。破庵住夔府臥龍，始通法嗣書。時密庵在天童，謂育王佛照曰：元來川僧有道義。佛照曰：待你知得遲了。蓋密庵平生怕川僧不肯掛塔，而佛照喜川僧堂中大半是也。

妙峯喜禪師

住台州惠因，開爐示眾云：翠雲隨例也開爐，撥盡寒灰火也無。竪起拂子云：拈起死柴頭上底。吹云：不知誰是赤鬚胡？高原聞之，薦於青山鄭公，公云：見說他住壞人院子。原云：佛法也要人撐拄在。後居臨安永教，公果付下省劄，請住小瑞岩。再見佛照於育王，以風旛語直箭鋒機，佛照贈之以偈云：今日為君通一線，斬丁截鐵起吾宗。妙峰劉氏，晚年叢林以老劉呼之。

衢州報恩百拙登禪師

和州烏江人，族閔氏，應庵晚子。初有見時，言夜半如曰晝。示學者曰：道人相見莫週遊，大地都盧是一州。信手拈來信手用，始知大地一毫収。又曰：道人相見勿哆哆，一句可以定干戈。得失是非都拈却，不知那事復如何。住報恩三夏。賦性絕彫飾，機語皆質直，故有百拙之號。

野雲南禪師

會稽人。表裏端勁，先於無用會中為園頭，有契悟。後瑞世示眾云：霜風落木，鴈陣驚寒，生身父母，露出心肝。觀音菩薩嗔霍不

盡，失却鼻孔，且喜諸人天下太平。又云：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取飽為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烏虖！楊岐之道至大慧、大振，語言機辯，胥江八月之濤莫能遏者也。無用祇以其親切底接人，亦無敢湊泊，晚始得。野雲：此等示眾真無用親切語，未知孰為優孟？孰為孫叔？也不忝為佛日之子孫矣。

淳庵淨禪師

蜘蛛頌云：立處孤危用處親，一絲頭上定乾坤。渠儂不是誇機變，要與眾生斷命根。為人所誦，尤能節儉省事，不勞役人，亦如舜老夫炙灯掃地，皆躬為之。

退庵奇禪師

預印別峰室于徑山，別峰纔望見其來，失喜，下床接之，不復為眾舉話。退庵恐妨眾後，惟未至，住金山，普說云：便恁麼散去，早是辜負平生了也，那堪更進前咨詢？某甲等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不堪為種草。若是互為賓主，成法為人却較些子。此為已徹證者說。或者久在叢林，非不用心，不能得箇透徹者。過在什麼處？過在信根不重，半信半疑，似做不做，只是無決定志，又不能全身放下。縱使放得下，做得理路絕處、情識盡處，靜境不戀、鬧境不拘，只與麼浸在死水裏，分明死了活不得，往往多只向這裏著到。若能猛烈靠將去，一撞撞著始得。此為久在叢林打未到頭者說。若是乍入叢林，兄弟信根純淨，諦聽此事，恰似箇白練絹相似，不受他人點汙，得遇明師，發一片誠心，不願出人前，唯只是要參禪學道，發明心地，資之勇猛，確然以生死大事為念，十二時中時時覷捕，驀然泯慮絕知解，如晴空萬里不掛片雲，何患日頭不出也？日頭纔出，無不照處；日頭出時，恰似箇什麼？山野老婆心切，向壁角頭拈出一片陳橘皮，與諸人作樣子。豈不見壽禪師因普請次，拋

下一片柴頭，驀然契悟，便道：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這箇時節還計較得麼？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法眼和尚也曾恁麼打發一回，便解道：物物到心上，全心物自閑。古今城郭裏，得者住如山。可謂真語者、實語者。當恁麼時，不用求殊勝，殊勝自然至。非但壽禪師、大法眼如此，至於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皆不出此。若有別證別解，即是外道法，非是佛法。金山恁麼忉忉怛怛，恰似箇媒人相似，東邊說一歇，西邊說一歇，兩邊說一合，及至到家相見，你自理會，不干媒人事。你若實到家相見一回，便不忍捨也。參禪學道，須到不忍捨處底田地，正好做工夫，如人上山，各自努力。烏虖！入大爐鞴，上大鉗鎚，等閑發一機，示一境，自不尋常。此等普說，恰似賣田立契相似，東西南北四至，一一為人指出。別峰三十餘年坐曲盞床，只得退庵一麟足矣。

南嶽方廣照禪師

淳素鄙朴，以罵詈為佛事，學者憚之。有二僧至，照問曰：天寒歲暮，上座何來？僧曰：一家有事百家忙。照曰：相見底是阿誰？僧曰：某甲與和尚。照指香臺曰：面前是什麼？僧曰：香臺。照曰：將謂収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卒。僧喝，照便打。問第二僧曰：天寒歲暮，上座何來？僧曰：不得氣力祇對。照曰：聞你攪眾出唍，是否？僧曰：和尚幾時得者消息？照曰：近前來與你道。僧吐舌，照便打，且含胡詬罵曰：我這裏無米無菜，也來亂統。以拄杖趁之。照，西蜀人，佛照會中號照白眉者。垂示機語，不在空叟、鐵牛之下。

橘洲曇禪師

字少雲，嘉定府人。出峽住明之仗錫。暇日著論，發明佛祖機緣，名曰大光明藏。筆勢宏濶，惜未成全書。而寂論贊丹霞云：剉殿前

草，騎聖僧項，天寒燒木佛，三事併案，夫豈他人所能？如衡山之雲，軒豁呈露，遽見突兀，不自為能也。然時有觀顧悸怖而喪其所守者，院主是也。等閑放過南陽侍者，而直擒取南陽國師，所謂挽弓須挽強，是此手也。重哀末世疲癃之疾，增損古人必效之方，成大法藥者，宜用元和津嚥下，和平之福可立而俟也。余見佛智老人偶閱此，且曰：學者亦宜於此用元和津嚥下。洲嘗自撰龕志略云：初聽楞嚴、圓覺、起信，復捨去，依成都昭覺徹庵、白水[、/(、*、)]庵，挈包南來，從先大慧於育王徑山，後見東林萬庵、蔣山應庵，辛苦艱難，始畢平生之願。則知其涉歷尤艱辛，未聞容易而得也。

慶元府天童無際派禪師

嗣佛照，生於建安張氏。慶元四年，開法常之保安。上堂云：說即無功有過，不說又是罪過。自今各省己過，無以責人之過。拄杖不應放過，也要從頭按過。卓拄杖云：內卦已成，再求外象。又卓三下。占得風山小蓄，變成澤風大過。卓一下，下座。初預密庵法席，有剪紙塔，戲俾頌。頌云：當陽拈起剪刀裁，七級浮圖應手回。堪笑耽源多口老，湘南潭北露尸骸。一眾服膺。讚船子云：三寸離鉤撼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雖然兩手親分付，要在渠儂自點頭。讚靈照女云：老爺喪盡生涯後，累汝沿街賣笊籬。不是家貧兒子苦，此心能有幾人知？叢林稱之。嘉定間，在天童示疾，辭眾上堂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喝一喝云：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下座。入丈室端坐，泊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二。佛果下，大慧接人多如馬祖，今獨東庵下為盛。

螺庵肇禪師

住雪峰日，贊祖師云：德山棒下桶底脫，蟭螟眼裏乾坤濶。坐斷東南第一峯，百川倒流鬧聒聒。自題照子曰：陰崖鳥滅槎頭雪，午夜猨啼竹外煙。莫恠住山無伎倆，騎牛踏破水中天。余己酉夏在石翁玉和尚會中，耆宿猶能言之，今僅憶此二贊云。

金華元首座

剛峭簡嚴，叢林目為飽參見等。庵於白雲，始了大事。僧問：如何是佛？曰：即心是佛。問：如何是道？曰：平常心是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趙州道底。聞者皆笑。後有僧問：如何是佛？曰：南斗七，北斗八。問：如何是道？曰：猛火煎麻油。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龜毛長數丈。傳者皆喜。噫！若如此辨驗答話，不惟埋沒己靈，抑亦辜負前輩。

蒙庵聰禪師

生福州長樂朱氏。少長不侵侮，好狎。年十九，依信之龜峰光晦庵。二十七得度，即告以欲隨眾專一體究己躬大事，免以眾務為役。庵笑曰：汝要緊參禪，郎佛法在一切作用處、尋常行履處，何懼事務奪？即今且限一月日，如不了，決罰不恕。退以佛法在尋常行履處寫貼於牕上，脇不至席者半月。庵時時默探之，見其作意太猛烈，私念云：此子若不悟，恐狂去。一日，聞搐鼻有泣聲，云：啞壞了此子。詢問，乃知俗家訃音至。庵舉意曰：這裏好與一槌。即喚來問曰：汝有什麼事？且道以父亡。聲未絕，庵扭住與一掌，云：許多無明煩惱甚處得來？又一掌，當下疑滯氷釋。即禮謝，衝口呈偈曰：了了了，徹底了，無端赤脚東西走。踏破晴空月一輪，八萬四千門洞曉。庵曰：這鈍漢且放三十棒。曰：某甲亦放和尚三十棒。曰：你看瞎漢便敢亂統。自此機鋒峻捷，無敢當者。庵臨寂時，付以法衣并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叵耐吾宗滅汝邊也。且曰：異日不得辜負老僧。曰：即今亦不少。曰：恁麼則三十年後此

話大行。曰：蒼天中更添冤苦。瑞世龜峰為晦庵嗣，後遷六處，被　旨住徑山，十四夏而寂。烏虖！蒙庵於晦庵之門燒尾鱗也，如鳥窠得會通，無三登九到之勞。雖曰師資緣合，顯微一貫，如印印空，了無朕迹，非介而勇、願而專者之驗歟？

笑翁堪禪師

初遊方，抵明之太白。無用問曰：汝行脚僧耶，遊山僧耶？曰：行脚。又問：如何是行脚事？翁以坐具撼之。無用曰：此僧敢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舉狗子無佛性話，擬開口，無用起舉竹篦。翁應聲曰：大荼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無用然之。翁平生未嘗以言狥物，以色假人。

自牧謙禪師

西蜀人。溫雅博喻，雙徑蒙庵之嗣。入閩住鳳山，迁鼓山。時高州文學劉鎮叔安謫居最久，間往咨參。一日問曰：某甲參得禪麼？曰：人人有分。曰：即心是佛，如何是非心非佛？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劉因此留心佛法。自牧後在雪峯室中問學者：雪峰有句子。僧曰：請和尚道。自牧以拄杖趕出。如此為人，契機者少。

妙峰善禪師

住杭之靈隱，丞相青山鄭公因天童闕人，奏勉其行。答以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述二偈辭免。一曰：剝啄敲門定眼開，驚傳鈞翰入山來。倚岩枯木摧殘甚，空費陽和到一回。二曰：鼻繩掣斷已多年，老倒松楸澗草邊。相國恩波如海[澗-日+活]，何妨乞與日高眠。嘗拈魯祖見僧面壁云：費力不少。瑞岩主人翁云：即今亦不少。妙峰晚年足不越限晝夜，惟擁楮衾兀坐垂示，語言皆發。藥人鄭公題其錄云：師於佛法中橫騖直貫，曾無留難。如方圓器滿貯虛空，不可執著。如七寶山湧智慧泉，悉具法味。可謂知言矣。

慶元府天童如淨禪師

頎然豪爽，叢林號曰淨長。禮真歇塔偈云：歇盡真空透活機，兒孫相繼命如絲。而今倒指空腸斷，杜宇血啼花上枝。示眾云：心念紛飛，如何措手？趙州狗子佛性無，只今無字鐵掃帚。掃處紛飛多，紛飛多處掃。轉掃轉多，掃不得處[拚-厶+去]命掃。晝夜竪起脊梁，勇猛切莫放倒。忽然掃破太虛空，千差盡豁通，宗趣可知矣。有問：瑞世嗣誰？曰：如淨。問：道號謂何？曰：淨長。後於太白山感疾，退席下涅槃堂，始大哭，為鑑足庵燒香。入寂時，侍者告以法堂寶盖鏡墮於座上，曰：鏡枯禪至矣。如其言。

高原泉禪師

令聞素著，瑞世慶元。梨洲有問：囊錐已露，至寶難藏。四眾側聆，願聞法要。曰：截舌有分。問：恁麼則一句超今古，禪徒息萬機。曰：又恁麼去也。問：如何如梨洲境？曰：猨啼古木，月照高峰。問：如何是境中人？曰：匙挑不上。問：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且待驢年。四眾拭目傾耳。

空叟印禪師

詣育王，時佛照法席鼎盛，頌善才者累紙。空叟有云：童子纔生，河沙福聚，凜然氣宇如王。覺城東際，智願已全彰。展轉參尋知識，不移寸步，歷遍南方。無窮事，風高月冷，煙水渺茫茫。一聲，彈指處，毗盧樓閣，門戶盡開張。塵塵頓現，法法圓常。都是夢中境界，惺惺後，滿面慚惶。歸來也，重遭摩頂□□，雪上更加霜。眾推之。後空叟道益聞著，亦住育王。

浙翁佛心禪師

云：空東山答余才茂借脚書，真閣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書云：空本巖穴間人，今雖作長老，只是前日空上座貴住有無，一付知事，豈敢涉私盜用？常住結好常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知己，今之帶角披毛償所負者，皆此等人也。先佛明言，可不懼哉！願公勿置我於此輩中，則公之入帝鄉求好事，前途未易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為如何？佛心每以此舉似於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眾之外，幾如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霑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薑煎藥，盖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括眾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剜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剎，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筭哉！因併錄之。

臨安府淨慈退谷雲禪師

初在銕庵一大禪會中為侍者，值其開室，問：國師三喚侍者，谷以手揜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谷拂袖徑出。後得佛照印可，且謂其機語如雪堂行。及得　旨，住明之育王。時佛照居東庵，父子相從之樂，昔未有也。退谷生福州閩清黃氏。

寂照明首座

孤風，超絕生緣。福州長樂多見宗匠，嘗有頌曰：大事未明喪考妣，既明雪上又加霜。曾聞三峽猿啼苦，鐵作心肝也斷腸。晚自浙歸閩，幹漏澤園，頌曰：劒刃翻身能有幾，無端平地死人多。從頭喚起重烹過，未免依前埋沒他。可見其人矣。不肯出世，終老於白雲古寺閑房中。樞相鄭公性之、尚書陳公韡居私第，嘗躬詣而問道焉。瑩雲：臥謂臨邛復首座，曾見尊宿來演祖，待以父執，始終一節，亦足以增懿緇林，豈特高踞雄席然後為榮哉。吾於寂照亦云。

澍翁佛心禪師

雙徑法席，人物林立，嘗撫膝云：你向者裏下得轉語，不空過一夏。有云：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有云：疑殺天下人。皆被叱，謂不可趁口快。佛智老人時在侍旁，緘嘿而已。老人後為拈香云：千鈞上絃，當時遼天索價；一言道盡，不合貼地相酬。只今驀路相逢，諱不可得，避亦無由，禮拜燒香，將錯就錯。何故？覆水難收。又云：說大脫空，用無轉智，當時打向面前過，驀被以手一畫，三十年悔不可追、恨不可消、曲不可直，只今白浪堆中我遮一鍬。插香云：莫恠拈出大宗師家，拈出一絲毫，牽動四世界，更無一絲毫踈漏處。此語皆是相見時話，入道時之因緣也。

泉州法石隱山璨禪師

上堂云：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隱山當時若見，一時趁出三門。為什麼如此？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佛涅槃云：我佛本不降生，今日何曾入滅？若道非生非滅，也是眼中著屑。汝諸人瞥不瞥？畢竟喚今朝作甚麼時節？一度風來一度寒，一回飲水一回噎，請看陌上桃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垂示類此。隱山，泉之晉江人，性褊躁，好貶剝，自謂業林一害，瑞世下生。嗣凉峰空退庵，此庵乃其大父云。

高原泉禪師

住梨洲，荒陋寂寥。無準為首座，荊叟為維那。雙杉在會下，原夜坐，舉：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何所為？荊叟曰：覷著氷河連底凍。雙杉曰：牽來好與頂門槌。原默然。壯歲時已得奇，退庵許與矣。

丞相蔣公芾

居建昌，時號莫齋居士。婁詣光孝寺問道於璨隱山，聞舉狗子無佛性話，擬下語，被喝住。呈偈曰：眼前一座鐵壁，拄天拄地黑漆。今朝瓦解氷消，一段孤明歷歷。又被喝出。後請益，得示以清素侍者語，兜率悅：可能入佛，不能入魔？渙然氷釋。述偈曰：翻著襴衫倒著靴，橫拈竪放惣由他。入魔入佛尋常事，一段風流出當家。又曰：婬坊酒肆飽經過，一曲 尊前囉哩囉。打鼓看來君不會，大家把手上高坡。隱山深肯之。即陞堂告眾，有隱山撾皷為證明，千古叢林一盛事之句。

天目禮禪師

在鄧峰時，佛照開室，舉：風動、幡動，者僧如何？答曰：物見主，眼卓竪。照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答曰：揭翻腦盖。印空叟隨後入室，照復舉前話，叟答曰：貪觀白浪，失却手中橈。照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你看適來後生子下此一轉語。天目在佛照會中依止三年，因不受書狀職，過靈嵓時，癡鈍亦舉前話，答亦如前。鈍曰：此語只育王會中用得，我者裏飯水也未到你喫在。烏虖！二大老接人如此，宜為萬世師也。

少室睦禪師

在瑞嵓，偶鳳山礪老持松源像請贊，贊曰：開口不在舌頭上，話墮也。大力量人擡脚不起，未為分外。平生用者些兒，却被鳳山捉敗。瑞嵓與麼贊揚，也是送賊入界。少室宗眼端正，類此示人，非徒從事於語言之末也。

本真書記

福唐朱氏子。棄儒依資福山主，祝髮出嶺，遍參叢席，有特立操行。晚得天童慈航印記，即歸里之杉溪卓庵居焉。奉已甚約，食僅足而已。嵓谷幽遠，水木清華，眇然絕俗離世，若將終身。有偈

曰：茆庵卜 築向溪南，踪跡惟饒野鹿參。昨夜蒲簷霜月白，最憐松葉落鬖鬖。又曰：高懸椶拂與笋枝，覿面相呈早費辭。此外更無親切句，不知若箇解尋思。豈非高尚其志者歟？或議其不得激發後學為不幸，予謂以椶拂笋枝示人，止此足矣，又何必別求語言哉？

秀嵓瑞禪師

曰：大慧和尚舉：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禮佛，以拄杖打一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頌曰：文遠脩行不著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腦後圓光又一重。大圓見曰：妙喜作用，不減嵓頭、死心肯來商確，可謂光前絕後。今為改末句必來，但恐不得相見矣。改云：劃破華山千萬重。大慧聞之，果欲詣見，而大圓已遷化，只題其錄云：七佛命脉，諸祖眼睛，但看此錄，一切現成。二老相敬如此，今無復見其人，氣燄猶迫人。烏虖！二大老故無復見，秀巖亦已矣。因緣而識之，有能於筆語外著得隻眼，庶免三人證龜也。

枯崖和尚漫錄卷上

枯崖和尚漫錄卷中

祖賢首座

撫之金溪人。人品高妙，得法於癡鈍。久留閩南，欲歸鄉，至義江有感而反，焚綾牒與歸。竟嘉編茅隱於莆之土囊山。嘉既赴福師長生之招，即遷于黃山。篠塘自杇，土室僅容膝，扁曰樂此。遠近者聞之，始供以粟焉。居二十年如一日。郡侯曾公用虎高其風，以囊山慈壽虛席，禮請不赴。嘗譔十不去以見意，末章云：十不去，止此便為諸佛土。假饒天子詔書來，向道不須生事故。復齋陳公宓與論持敬二字，答云：敬足矣，何用持為？遷化後，玉堂林公希逸祭以文，略曰：六經之外，得此良友。余近與方、劉諸公遊石室，晚造其故廬，月色清朗，松聲蕭騷，慨然想見其高標逸致也。

鐵鞭韶禪師

直諒不窺密，福州縣亭人也。赴溫陵光孝請開堂祝聖，拈香罷，乃云：喚什麼作第一義？莫有旁不甘者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問：頂[寧*頁]摩醯眼。卓竪，拈拄杖卓一下，云：住！住！今日開堂不比尋常佛事，設問答到彌勒下生，鉤鎖連環、盛水不漏，也只是鼓粥飯氣，於自己了沒交涉。所以道：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問答交馳，如青天轟霹靂。看者不容眨眼，那堪更向言中定旨、句下明宗？大似緣木求魚、守株待兔。殊不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這裏徹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更為錦上添花。復卓拄杖，下座。有八會錄行世。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

覺庵趙贊府

看釋書有省。休官，依翠微乞名惟覺，裂冠薙髮，具毗尼。後居山，有偈曰：氣衰力憊不堪言，得意濃時便息肩。棄俗棄官兼棄

欲，由人由命更由天。飢來爛煮黃粮飯，困後和衣白日眠。山鳥一聲驚夢覺，不知今夕是何年。可謂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破庵先禪師

嘗曰：今時兄弟做工夫不索性，所以不見效驗。我行脚時，密庵住衢州烏巨山，我在彼中充知客。解戢了，往見水庵于雙林兩廊長。我每夜不睡，從東廊行到西廊，提起話頭做工夫。行三兩匝了，歸堂中打一著，上下間兄弟一似爛冬瓜相似。覷了，自思量道：我若不著，便也似者一堂爛冬瓜，討什麼椀子？我在郎時做得些工夫，室中也開得口，只是命根未斷，心下畢竟不穩。遂起，單至平江萬壽僧堂前歇。郎時是灯止庵住，萬壽是無鼻孔長老，粥罷打鼓入室，我心裏欺他不去。有同行去入室了，却來問我：你去入室也未？我謾同行云：我去入室了。又却自思量道：他是我同行，我謾他心下未穩當，漸要歸川去，却是如何？如此思量，心中躁悶，遂行入僧堂後去。忽然舉頭見照堂二字，從前疑情頓釋。迤邐上蔣山，再見密庵，室中無不契合。破庵參禪，如韓信軍孤在水上，必死無二志，所以勝也。

秀巖瑞禪師

上堂，舉馬祖日面月面，後來水庵頌云：日面月面，胡來漢現；胡漢不來，清光一片。拈云：見馬大師未可。秀巖也有頌：日面月面，磚頭瓦片；踢倒淨缾，撼動門扇。舉老宿一夏不與僧說話語，拈云：者僧正是飯蘿裏餓死漢，老宿著甚死急？恁麼見解，喚來痛打一頓，趁出三門。為甚如此？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烏虖！為拙庵拈出底木庵處得來，語在叢林、話在人口。雖然，要見秀嵓，猶隔海在。

江西雲臥瑩庵主

曰：徑山謙首座歸建陽，結茅于仙洲山，聞其風者悅而歸之。如曾侍郎天游、呂舍人居仁、劉寶學彥脩、朱提刑元晦，以書牘問道時至山中，有答元晦，其略曰：十二時中，有事時隨事應變，無事時便回頭向這一念子上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將這話頭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鑿，不要生知見，不要強承當。如合眼趒黃河，莫問趒得過趒不過，盡十二分氣力打一趒。若真箇趒得這一趒，便百了千當也。若趒未過，但管趒，莫論得失，莫顧危亡，勇猛向前，更休擬議。若遲疑動念，便沒交涉也。謙嘗從劉寶學請住建之開善，向與雲臥同侍大慧甫久。劉朔齋云：文公朱夫子初問道延平，篋中所携惟孟子一冊、大慧語錄一部耳。

臨安府淨慈北磵簡禪師

贊茶陵郁云：進步竿頭擷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喫擷人多少，不似閣梨這一交。贊靈照女云：屋裏橫機抗老爺，門前斂手揖丹霞。娘生爺養好兒女，也有許多無賴查。叢林多誦之。淳祐丙午三月晦日，書偈云：平生無伎倆，赤脚走須彌。一步闊一步，三更過鐵圍。且曰：翌日可行矣。至期，趺坐而滅。中舍程公公許奠以文，略曰：踞南山頂，垂綸千尺。湖水渺瀰，魚寒不食。示病及期，體癯神逸。維莫之春，參徒雲集。師顧而笑，吾歸有日。題四句偈，茲為絕筆。及孟夏朔，泊然入寂。師昔所證，本自緜密。末後一著，乃見真實。是為實錄。噫！老磵神情秀特，博學強記，而喜為文，得法於東庵佛照。昔甘露滅、瑩仲溫，皆見地明白，其可以文字多之。老磵委順時，尤殊特若此。

參預真文忠公德秀

與雙徑崧少林同里閈，相與講道，翰帖往來，無歲無之。一帖云：甲子、乙丑年間，在延平嘗夢至一所，十六羅漢在焉。其中相好端嚴者，忽開目相視，微笑曰：得大堅固力。俄而天樂浮空而至，音

節之妙，絕異世間，遂寤。今將三十載，佩服不忘。近於夢筆，得閑山一片，築小庵其上，欲以大堅固力為銘，擬得吾師一偈，以開發蒙滯。等覺亦舊遊也，其能忘情乎？余見此帖於徑山三塔庵。烏虖！西山可謂三十年一夢而覺矣。欲銘大堅固力，寐語作麼？何必佛行？重說偈言：

慶元府小靈隱栢巖凝禪師

性簡亢，無所交接，乃息庵法嗣。住金文日，提綱云：盡大地是箇住處，不用強安排；盡大地是箇當人，何須求影迹？東邊住，喚作東邊長老；西邊住，喚作西邊長老。翻來覆去，橫倒竪直，一月之間，做出許多不唧[口*留]。雖然，你要見凝上座，又却在那邊更那邊；你不要見，又却在你諸人眉毛眼睫上。如是而住，如是而說，一箇舌頭分作兩橛。且道那箇舌頭？顧左右云：了。大抵步驟熟，如籥雲汗血，無蹇態也。

秀巖瑞禪師

與無用、松源入閩，見乾元木庵，問：近離甚處？曰：鼓山。曰：恰欲得皷山信，將得來麼？巖展兩手，庵曰：參堂去。俾其執庫務，亦不憚勞，庵陰奇之。洗衣次，庵曰：作什麼？巖提起衣，庵曰：答話也不會。巖擬議，庵便掌，忽省發。後住明之育主，為佛照嗣。庵聞之，寄以偈曰：媽媽年來齒髮踈，心心只是念奴奴。一從嫁與潘郎後，記得從前梳洗無？余昔預石門會和尚法席於九峰，聞其言如此。

鐵鞭韶禪師

剛正孤硬，以大法為重任。住吳門承天，廣架僧堂，以延衲子。室中舉狗子佛性話驗之，少有契者。元雙杉時在會中，投偈云：狗子無佛性，一正一切正。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鐵鞭領之。

笑庵悟禪師

周氏，居蘇之常熟，久侍才無等。復與松源同扣密庵，密庵曰：爾平生見處，試語我來。隨通所見，曰：未在，參堂去。笑庵後於僧堂中見，剔燈省悟，室中橫機無所讓。頌德山入門便棒，云：倒嶽傾湫與麼來，小根魔子謾疑猜。神駒一躍三千界，空說門前下馬臺。密庵聞而喜。昔松源在眾時，踈於世事，笑庵微細皆任責。及源住靈隱，庵在里之靈巖，具舟抵杭訪之。到門三日，方得相見，無慚色。後源赴法華招，又以靈隱力舉自代。前輩所見，異於流俗，與今人一語或訛，終身為恨者，大有逕庭也。併書此為後來龜鑑。

笑翁堪禪師

門風壁立，氣盖諸方。初住台之報恩，台舊無律宗，師與郡守齊公碩議合十寺為一，築壇唱南山開遮持犯之法，風厲後學。及遷平江虎丘，閩帥王公居安復以雪峰招之，且貽書廟堂，謂南方佛法不競，須賴作興，得　旨乃行。未幾，詔住杭之靈隱，忽僧持釋迦出山像請贊，即書云：半夜逾城，全無肯重，端坐六年，久靜思動。衲卷寒雲下雪山，與人相見又何顏？

松源岳禪師

由虎丘遷靈隱，老而聵，叢林呼為老聵翁。以所傳白雲端和尚法衣亟欲付人，垂三轉語云：開口不在舌頭上，大力量人為什麼擡脚不起？大力量人為什麼脚根下紅線不斷？而無契者。留衣塔下曰：三十年後有我家子孫來住此山，以此付之。遂告寂。石溪後亦由虎丘奉　旨而至，徑拈衣云：大庾嶺頭，黃梅夜半，爭之不足，讓之有餘。而今公案現成，不免將錯就錯。捧起衣云：敢問此衣，白雲傳

來，松源留下，明什麼邊事？惱亂春風卒未休。今佛海留於雙徑傳衣庵，其復有所待耶？

絕照鑒禪師

初住里之乾元，佛生日上堂云：老鼠雖無三寸光，徧天徧地起灾殃。命根落在乾元手，消得當頭一杓湯。由是名播叢林。後遷鼓山，學者瀾趨雲萃。晚年玉几論薦，惜乎命將下而寂矣。絕照，福州人，嗣訥庵。

肯庵圓悟禪師

建寧人。天姿閑暇，居武夷山餘十年，因聽牛歌悟道，嘗有偈云：山中住，不識張三并李四，只収松栗當齋粮，靜聽嶺猿啼古樹。瑞世於福唐大目禪苑，嘗授儒學於晦庵朱文公，與師辛公棄疾為同門友，因以黃檗延之入寺。有讒其行李數十檐，辛聞之蹙然不樂。後過都運黃公瓌同訪之，且曰：有道之士，三衣外無長物，多多益辦，不為道人累乎？庵笑不答。徐而共觀諸老手帖，因盡揭籠篋示之，皆古德墨蹟、紫陽書翰，辛有慚色。

寒齋高士林公公遇

字養正，棄官無經世意，惟與山林負大法者講明此道。寄竹溪林公希逸云：此事何須向人說，有耳如聾真秘訣。此事何須向人語，有口如瘖真活句。盲聾瘖啞是仙方，箇中別有長生路。長生路，亦無朝，亦無暮，亦無今，亦無古，亦無萬象與森羅，亦無山河并國土。長生路，在何許，不待丹誠自輕舉。只在目前無尋處，要尋只在無尋處。寒齋所著述心鑑錄，有補於吾教。後村劉公銘其墓云：猗公所立，與天壤俱。起乎畫前，復于性初。以為釋耶，則踐乎實。以為老耶，不放乎虛。探千古之秘寶而獨得，叢一世之苦淡以

自娛。余所述者，迹之區區。若君之心，不可擬摹。有欲求之，于君之書。此名言也，勿問元吉。

東山源禪師

初在癡鈍室中，聞舉如何是大道之源，下一喝，述偈曰：大道之源立問端，老魔徹底自欺瞞。誰知家醜難遮蔽，一喝當陽雷破山。久從老佛心於徑山證徹閩域，歸閩投以偈曰：揭翻腦盖笑談間，槃走珠兮珠走槃。一段風光攔不住，堂堂擺手出長安。時凌霄會中人物如林，清鐵脚、阡都寺咸在焉，皆趁韻餞之。後出世，嗣佛心東山與參，與徐公清叟為方外友。公帥閩日，以雪峰招致，離蘇之虎丘，至建上順，寂于光孝。悲夫！

雙杉元禪師

戒行嚴潔，住秀之天寧。小參，舉：應庵室中問密庵：如何是正法眼？庵云：破沙盆。拈云：者些說話如丫叉路口，多年一條爛木頭，風吹日炙，誰敢覷著？忽被箇健兒馱將去，上面元來有官印。且道印文在什麼處？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為彈子，海棠花下打黃鸝。薰石田特稱之。雙杉生於福州福清鄭氏，先有溫蘿庵，後有密庵，繼而窣僻、雙杉也。遂僻即其俗門叔父，法門落髮，師清如源者，見趣操行尤卓然，鄭氏所出尊宿可謂盛哉！

枯禪鏡禪師

清苦古朴，太師史衛王尤致敬之。初接見，即問曰：踈山曹家女始末如何？枯禪厲聲曰：相公與麼問，失却一隻眼。然則祖師垂示，可得而箋注耶？左右愕然，王笑而已。遂進席徵詰論辯，至夜分方散。惜當時無人與記錄耳。枯禪每見求掛塔者，則先令撤去白領，剪除濶袖，方許相看。

鼇峰定禪師

福之長溪人。嘗過毗陵，時思庵依無際。值開堂，舉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定曰：不會。又舉似之，又曰：不會。無際揑住曰：一不會，二不會。定失聲答曰：泥團土塊。後於永嘉龍翔文絕象會中分坐。無際在明之大白，詒書趣歸。昔佛智老師亦侍無際，故嘗言之。

安吉州道場別浦舟禪師

師事老佛心，後為空叟，嗣佛成道。上堂云：釋迦老子二千年摩竭陁國，自云明星見時，豁然悟道。胡人多詐，知他是實是虛，後來真淨道。今有克文比丘，於東震旦中赫日見時，又悟箇什麼？關西人沒頭腦，爭知是有是無？川僧開口見膽，一句是一句。拍床云：是那一句？曾經巴峽猨啼苦，不待三聲也斷腸。又云：百丈三日耳聾，馬祖有過無功，臨濟三遭痛棒，黃檗有始無終，虎嵓不行棒、不行喝，成蛇底成蛇，成龍底成龍。拍床云：不見道：鶯遷楊柳岸，蝶舞海棠風。見處穩密，拈出示人，如春行花、月在水，了無朕跡。空叟之門，嶄然而絕出者也。老藏云：別浦嘉定間與癡絕並驅爭先，惟壽不及癡絕。烏虖，惜哉！

雙杉元禪師

乃柔萬庵之嗣。國史陳公貴謙與弟參預文定公貴誼，於武康龍山刱雙杉庵舘焉。答國史公編宗鏡書云：正欲詣台屏恭致問訊，藻翰寵臨，伏審深入宗鏡三昧，辯才機用恣無畏就，揭所錄數板，聯珠貫璧，真擇乳鵝王眼腦，深用降歎。但恐日新之證將棄舊習，於此去取或未一定，如欲啟發多聞強識，使知聖賢地位不容以智力可挾，用此為致道之具，求無入非自得之妙，康時濟物浩然無窮，是以用佛為真儒之効也。世有局於見聞者、主張門戶者，心是而口非之，

不得其詳，意在愚人而不知其自欺，真所謂可憐憫者，觀此亦可意解也。室中三轉語。禪和子窮平生工夫，如應舉三場文字相似，通日夜為之猶恐未暇，豈是好趁難而捨易、棄彼而取此？盖不專工體究，未到大休歇田地，徒成知見解會，障自己眼，倒行逆施。前輩有言：若真箇要打透此事，切不可看此錄，將來意識先行、未舉便會，更無可疑，失佛方便，則無入頭處。雖曰利之，其實為害。陳操尚書是个參禪樣子，對雲門教意尚自拈出，口欲言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被雲門一期籍沒了家財是也。今居士要為法施大檀越，須金圈栗棘、鐵餕餡子用事，勿引人入草窠，反增其粘縛，如何？因筆忉怛，稍暇當請拄杖，以請多口之罪。國史公因此開悟。

西山亮禪師

頌趙州勘婆子云：飢時定聞飢，飽時定聞飽。婆子在臺山，趙州勘破了。遯庵可之，出世金陵清真，提唱語言，發若機括。寄天童癡絕云：潦倒西山百不能，隨身賴有一枝藤。東撐西拄消閑日，甘作荒山小院僧。住四明小靈隱而終。西山，蜀人，性方雅，不喜與俗流交，無準敘其語，稱為本色宗師者也。

無準佛鑑圓照範禪師

少穎悟，以機辯自將。謁蒙庵于雙徑，庵問：何處人事？曰：劒州人。問：還將得劒來麼？佛鑑下一喝，庵曰：烏頭子也。括噪人。佛鑑髮黑，時呼為烏頭。後隨侍破庵，因謙道者入方丈請益，躡蹤而往。破庵見謙至，便問：近日胡孫子如何？謙曰：胡孫捉不住。破庵曰：用捉作麼？佛鑑聞之，胸次豁然。

井山密禪師

至節，小參。云：正令全提，十方一團鐵；冥樞坐斷，大地絕行蹤。不是禪，不是道，摩竭提國三七日中鐵壁鐵壁，少林山下九年

冷坐浣盆浣盆。自餘臨濟、德山總是眾盲摸象，一向與麼，荒草連天。拂子。俯徇時宜，曲開方便，以拂子劃云：一劃為陽。又劃云：一劃為陰。陰陽交感，歲功乃成。忽若乾坤窄，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且道：是陽耶？是陰耶？擲下拂子，云：待石筍抽條即向汝道。井山乃枯禪，俗門之姪，法門之嗣子也。自幼至長，羽之翼之，如鷹兒出窠，便有冲天志。明師出賢資，信矣，恨不能盡其設施而早世。

建康府保寧即庵覺禪師

嘗與無準同參破庵，後因無準山居，寄以偈云：吸松風，飽山色，浩養未妨清徹骨。夢覺千嵓杳靄分，興來一笑乾坤窄。霽霞凝雪翠滴滴，泉瀉斷崖聲瀝瀝。故人斯樂我何知，遐跂白雲抱幽石。送高源住梨洲云：小玉聲中認得些，至今兩眼尚眯麻。阿師不雪鄉人恥，鼎鼎教誰辨正邪。蜀諸老如高源、即庵、石田、無準，道價皆為一時之重，猗歟盛哉。

慶元府雪竇無相範禪師

參松源，開法焦山，龍象駢集為新。雪竇無準上堂，舉：楊岐和尚出世，陞座罷，九峯勤和尚握其手曰：且喜得箇同參。岐云：如何是同參事？峰云：楊岐牽梨，九峰拽耙。岐云：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峰擬議，岐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頌云：楊岐左眼半斤，九峰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鐵鎚，至今収拾不上。叢林咸以大範呼之，盖與無準行道同一時也。赴雪竇請遮遷寂。先是，紹定辛卯歲旦，上堂云：春來萬彙悉皆新，一段風光畫不成。無事妙高行一轉，不知誰是境中人？明日齋退，巡寮登妙高峰，且云：會吾意否？又明日，赴堂喫粥罷，索湯沐浴，端坐而寂。眾議峰頂建窣堵波，見於佛鑑所記云。

平江府雙塔無明性禪師

性端潔，疾諱謬。頌開口不在舌頭上，云：明脩棧道，暗度陳倉。刻舟猶覓劒，夜雨過瀟湘。大力量人，擡脚不起，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大力量人，脚下紅線不斷去。放兩拋三，瞞神謾鬼。換盆換盆，誰不識你？頌趙州見二庵主，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寄語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松源首肯之。無明一生眠食不離清，眾老益精進，惟此一節亦可書，況衲子資其決擇乎？

栢岩山禪師

福之玉融林氏子。飫遊叢林，所至輒前席題畫水波壁去：波浪鼓時無點滴，風濤息處即瀰漫。明牕紙鏬休尋覓，壁上行船方好看。同輩皆稱。歸里住洋嶼、雲門，嗣息庵。砥節礪行，眾所畏服。

中巖寂禪師

天性孤高，示眾云：過去諸如來，填溝塞壑；現在諸菩薩，裩無頭，褲無口；未來修學人，推不向前，拽不向後。若也會得，同坑無異土；若也不會，君向西秦，我之東魯。又云：行亦禪，坐亦禪，終日舉頭不見天。出乎爾，反乎爾，認著依前還不是。拈起則充塞太虛，放下則纖塵不立。不拈起，不放下，鎮州蘿蔔頭，趙州索盡遼天價。又云：今朝七月旦，夏制將垂滿。更上曲盝床，舉則舊公案。舉得全，鼻孔沒半邊；舉不全，舌頭拄梵天。啞！胡亂了也，還我這則公案來。卓主丈云：切忌啗啄。此數語如含沙工方射影，吾恐見之不中其毒者幾希。

天目禮禪師

訪同參不值，偈云：庭前一樹紫荊花，老子何嘗不在家？若謂弟兄相見了，先師門戶隔天涯。為叢林誦頌野狐話云：墮落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為癡鈍喜。嘗與北澗同在佛照會中，相與提衡，故有簡川禮竅之呼。余景定間寓保寧，始見全錄。天目預老賮許可，豈苟然者哉？

短篷遠禪師

平生不設臥具，晝夜枯坐，得遠鐵橛之稱。開法餘杭永壽，為明極嗣。中秋寄同輩云：一點孤明徹太虛，體無盈缺任方隅。光含萬象珠懷蚌，影落千江井覷驢。馬祖翫時迷向背，長沙用處絕名摸。衲僧直下忘標旨，吐七吞三總自如。不害筆墨遊戲。後住吳門承天。一日上堂云：承天一句，言前分付。達磨不會，隻履歸去。越宿無疾坐逝。時光東谷亦道：行一力起，洞上之宗，無謂無人。

石田薰禪師

眉山彭氏，嘉定間出世高峰，屋老僧殘。先是，高原、無準、即庵、中嵓、石溪諸老徐之，然後請從開爐。上堂云：高峰門戶如灰冷，多謝諸公有歲寒。些子死柴頭上火，大家着力試吹看。石田住吳門，高峰寥寞荒寒過於法昌。在分寧時開爐，高原宿德咸集，又差勝以一力撾鼓為十八泥人說法也。

臨安府淨慈混源密禪師

天台盧氏子。遊泉南，參教忠光、晦庵，乃大慧所謂禪狀元者，久而盡得其道。後有示眾云：恁麼恁麼，掘地覓青天。不恁麼不恁麼，虛空揣出骨。釋迦老子以僧伽梨、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生錢放債，換水養魚。世尊傳金欄外，別傳何物？倒却門前剎竿著。不行官路，只販私商。內外中間覓心了不可得，與汝安心竟。家財俱藉沒，磉下獲黃金。德山棒，臨濟喝，官拗不如曹拗，情親

不如義親。腰間曆日已多時，不用攢龜打瓦。楊岐三脚驢兒入你諸人鼻孔，雲門以黑漆竹篦斷衲僧命根。東勝神州火發，燒著帝釋眉毛。西瞿耶尼人忍俊不禁，連聲叫屈。初三十一，中元下七。掛起鉢囊，放下椰[木*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三月安居。諸佛菩薩、蓄生驢馬，九旬禁足。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寂滅現前，據欹結案。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喝。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閱人語句，須是眼正。究其密說、顯說、直說、曲說，如恒山之雲，開遮自在。須是同一眼觀，同一意見，方不辜負前輩。混源出處，已備于嘉泰、普燈，此數語未載。石田謂：受虛中只能詳類事跡。愚謂：聯燈去取，真不放過也。

國史陳公貴謙

答舍人真公德秀書曰：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下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孫拾栗相似。佛祖輩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菓換苦胡蘆，陶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稜道者，二十年坐破七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因卷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謂：誦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為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著，又須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為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為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煆煉，終不明淨。圓覺經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故謂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有自己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

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著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裹真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小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小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圓覺、維摩等經，誦之亦稍熟矣。其他如傳燈、諸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翫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著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麁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為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免顛倒。夢寐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清修寡慾，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花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也。又云：直欲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教謂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鬧處皆著一隻眼，看是什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廝崖，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到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不必他示。恐儒釋不謀者，必大[打-丁+在]之。待制舍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罵之。國史公多見宗匠

大川濟禪師

荷法為事，狷介無當意者。在四明，寶陀有三句語曰：寶陀一路，來來去去，撞著聱頭，風波無數。曰：寶陀一玄，掣臂揎拳，打失鼻孔，蒼天蒼天。曰：寶陀一妙，無人能到，喫飯著衣，阿屎放尿。住冷泉，示寂，遺囑撒骨，不造窣堵。說偈曰：地水火風先佛

記，冷灰堆裏無舍利。掃向長江白浪中，千古萬古第一義。真一代宗師之模楷，起澗東之道者也。

山陰清首座

得心法於無用。有椒頌云：含煙帶露已經秋，顆顆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這回不戀舊枝頭。諸方猶能誦，不知為清所述，或載為無用作，非也。

夢堂升禪師

舉：雪竇示眾云：立賓立主，好肉剜瘡；舉古舉今，拋沙撒土。直下無事，正是無孔鐵鎚；別有機關，定入無間地獄。拈云：這般漢，須是具緇素眼始得。活句下明得，堪與佛祖為師；死句下明得，自救不了。且道雪竇恁麼說話，是活句？是死句？待雪竇出地獄，即向汝道。又云：達磨示眾，各言所見：小兒鬪百草，到處去尋討。黃昏鬪罷却歸來，不知狼藉教誰掃？平生提唱，如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晚年閉戶，不喜交接，衲子見之，如登龍門。昔雲盖智疾禪林便軟暖，道心淡薄，來參者掉頭不納，聞其容入室，則堂室為滿，夢堂有之矣。

石田薰禪師

曰：破庵老和尚言：禪和子室中下語，總是知見解會，如何了得？須是向言句外，臨時別有意智去離泥水方得。我舊時行脚歸去，與一同行在合州釣魚掛搭，彼中亦是一員前輩尊宿。我去入室，再三免我不肯舉話。及至同行去，却不免他，但拊膝一下云：你向這裏下轉語看。同行無語，番番入室，只是如此問他。同行云：耐耐這漢番番只如此問，我無可應他，你為我下一轉語。老和尚云：你待他今番又如是問，你但將兩指夾鼻[聲-耳+空]他一[聲-耳+空]便出。同行果去入室，依所教。尊宿云：有人教壞你了。信知此事得

底人，如兩鏡相似，自然彼此不相瞞。做工夫須是省要處做，令到這般田地，方堪為種草。

笑翁堪禪師

行丐到泉南，休于洛陽，與一僕夫山行。偶至下生院，古屋數十間，廊卷風葉，寂無人聲。惟見一老僧，雪頂厖眉，負暄于殿陛。徐起止客，坐於僧堂前，破木床曰：何所而來？翁曰：來無所來。僧曰：因什麼在遮裏？翁曰：早晨喫白粥，如今肚裏飢。僧曰：不是遮箇道理，速道！翁指屋角樹曰：好一株木，得恁麼蒼翠！二人大笑，相就語移刻，始知老僧嘗見無用來。雪峰玠侍者言此甚詳，惜乎老僧偶忘其名爾。

鐵牛印禪師

曰：正堂辯和尚與日書記書云：若要道行黃龍，一宗振舉，切不可絺章繪句，晃耀於人，禪道決不能行。古有規草堂，近有珪竹庵，更有箇洪覺範，至今士大夫只喚作文章僧，其如奈何？如公頌三日耳聾，與女子出，定非徹見淵源，何為至此？勿以小小而礙大法道，不獨明辯一己之私，諸方宿老皆如此議。知我罪我，在于此書，萬萬察之。此語切中今時之病，學者不可忽也。鐵牛紀載誠有補於後學，所謂草堂諸老者，見處非不穩當，當時亦未免有此議。嘉定間，薰石田博學能文，痛自掩抑，以此故也。璨隱山初見元城語錄，喜甚，携歸閱之，未竟，即掩卷。侍僧曰：何初喜之，遽棄之？曰：衲僧家念念常在乾屎橛上，尚為雜用心，況世間議論文章乎？此亦隄防之法當如是也。先德云：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

閩山居士俞景賢

入浙，遍參知識。後見鄧峰用首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用曰：我欲向汝道，汝還信否？士曰：請師道，安敢不信？用曰：汝要緊參禪，不可問西來意。士曰：何也？用曰：西來有甚意？士豁然了解，拂衣便出。用復召曰：見什麼便出去？士回顧，而用喝一喝。士曰：住！住！便行。自此歸里，割棄親眷，顓顓獨居嶼上別墅。述偈曰：錯脚游洪歷澥歸，更無一法可思惟。柴門高掩長江上，誰管風濤鼓是非？用見誰庵

長樂珪藏主

曰：向在南北山與元雙杉同住，見其清約介靜，四威儀中不忘究竟己躬大事，日間偏要尋僻寂去處，孤坐兀如枯株，夜間睡夢亦提起古德話頭，若噡語嗐嗐略可辨，可見其做工夫精專純一，郤時便知其必為法門大器也。每思其人，未嘗不面熱汗下。見於斷橋答雲谷手帖。

嘉興府光孝石室輝禪師

僧問：明招見勝光，纔跨門，光垂一足，意旨如何？室曰：乞兒弄飯椀。問：只如招云伎倆已盡，拂袖便行，又且如何？室曰：鈍鳥逆風飛。室久侍明極，後嗣無準，性介烈，貴勢不敢干以私。住慶元彰聖，官府科擾無節，棄去。府公聞之，雖勉留不回矣。嘗掛牌首眾徑山，其語穩實。

國史陳公貴謙

嘗在烏回與月林觀禪師夜坐，林曰：如何是賓中主？公曰：頭腦相似。林曰：如何是主中賓？公曰：橫按鏌鋣行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復隨聲曰：如何是賓中賓？月林搖手而笑。噫！公之機辯猶可想見也。

無量壽禪師

撫州人。答太師史衛王云：佛法在一切處、奏事書判處、著衣喫飯處、致君澤民處、納士用賢處，第一不可擬心尋覓。纔是如斯，又不得也。嘗首眾鄱陽刁峰，太師以京口金山招之，不出，即遁于隆興感山。晚年始赴台之瑞嵓請，是亦不失為比丘之大體者矣。

石田薰禪師

曰：既入佛門，喫佛飯，潑天門戶，要人扶持，亦須是箇漢始得，況稱長老？名既如此，實當如何？具向上眼目，得大機用，可以開鑿人天，饒益後學，方不孤負出世二字。就中下機言之，亦要識因果，勤香火，早晚禪誦不懈，刱新補舊，一切處運真實心，方有少分相應。不可坐方丈，領見成，勞者責人，逸者歸己，瞬息之間，頭白齒黃，前頭大有事在。前輩長老，時節因緣既至，不奈何擘破面皮，多是住院後却進得一步。蓋不問院之大小，眾之多寡，千人萬人叢中亦如此，單丁去處亦如此，二六時中專以此道為懷，長久工夫不間斷，故能打發石田。此語可謂毒藥苦口利於病也。

潭州石霜竹嵓印禪師

隆興府人。道味苦嚴，見者莫不肅然心服。抑齋陳公[革*(華-(十*｜ *十)+(人*｜ *人))]師，潭日以龍牙、福嚴招致，皆不赴。後以石霜請，不得已而應命。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嵓曰：問家風作麼？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嵓曰：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同門秀孤峰、開無門，皆推遜之。平生機鍵縝密，語言粹夷，豈非親見月林之力歟？

大川濟禪師

嘗與弁山侍老佛心，弁山偶外幹，不及請假。洎歸，佛心曰：阡兄兩日何往？答曰：未嘗出入。大川適在旁，叱曰：參禪人何得妄語！弁山面赤汗下，自此尤謹語言。昔昭默受死心責，亦類此。湛堂歎其皆良器也。

平江府虎丘坳堂濟禪師

曰：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謂之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謂之水，暖氣謂之火，動轉謂之風，此四緣假合而成幻身，須有主宰始得。何謂主宰？試道看。坳堂，蜀人。嗣息庵與別浦、癡絕頡頏一時，惜壽俱不及癡絕也。

枯崖和尚漫錄卷中

枯崖和尚漫錄卷下

蒙庵聰禪師

嘗歸福州，謁木庵於乾元，木庵問曰：莫是聰侍者麼？蒙庵稱名未竟，木庵曰：此事非聰明智慧之所能辯，如何？蒙庵曰：通身是口吐不出。曰：中毒了也。蒙庵曰：莫掩彩他。曰：且坐喫茶。茶罷，木庵又曰：須知此事不在方冊上，不在口皮邊。蒙庵曰：畢竟在什麼處？曰：鐵蒺藜當面擲。蒙庵曰：大好不在口皮邊。庵便打，蒙庵喝一喝而出。蒙庵既得法於其落髮師光，晦庵以大父事雪堂，復謁木庵於乾元，見密庵於烏巨、水庵於淨慈、誰庵於高亭，始深徹淵奧，是未嘗一日無師友也。欲其法道不昌，可乎？

無準佛鑑範禪師

曰：木平參洛浦，便致一問云：一漚未發時如何？浦云：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平不契，却往問盤龍：一漚未發時如何？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木平便悟去。後來雲峯悅和尚拈云：木平若向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後來不合向盤龍死水裏浸殺住。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平云：不勞斤斧。果然只坐在這裏。你道他恁麼說話，意在於何？多見兄弟往往商量：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便是死水。如何是木平不勞斤斧？所以坐在遮裏。若恁麼會去，驢年也未夢見在遮裏，須覷見他古人一些子得人憎處始得。佛鑑此語，發藥學者不淺。晚年倡中峰之道，於雙徑機用迅駛，如擊石火、閃電光，即此語也。不惟英雋鱗集，　今上皇帝亦思問道。紹定六年七月十五日，御修政殿引見說法，賜徽號、金襴，亦此語也。豈有他術哉？

伊巖玉禪師

嚴州人。初稱名儒，有篤行。中年厭習舉業，專究洛學。忽曰：是不可以了吾事。遂裂縫掖，薙鬚髮，學出世法。登徑山，謁老佛心而師事之。久無所契，復往見癡鈍于雪竇，依止三年。一日，忽明得即心即佛話，故有無毛鷂子貼天飛，千山萬山高突兀之句。嘗看劉元城語錄云：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有此理，但不謂之禪爾。及達磨西來，此話大行。據此，事不容言，則夫子不答是也。且西來意不必問，而話亦不必答。向上老和尚好玩弄人，故以不答答之。所謂栢樹子者，乃繫驢橛也。後人不知，只守了樹，尋祖師西來意，可一笑也。讀至此處，曰：若是當時得聽此語，這裏正好與一錐。

真源日禪師

曰：馮侍郎濟川、張侍郎子韶問道於徑山妙喜禪師，師問：隔物不見道時如何？子韶對之曰：今日親覩慈顏。妙喜云：隔。子韶云：雖然如是，瞞他一點不得。妙喜却問，濟川對之曰：不較多。妙喜曰：二公對答非不親切，但未見道：如有一物頓在臥房裏，只隔一重壁。為什麼不見禪和子說道理，便道：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隔箇什麼？饒你眼似銅鈴，也須是悟始得。又曰：禪和子擔板纔下得轉語，未能依俙彷彿，便言：我百了千當。余頃見佛智老人亦曰：妙喜橫說竪說，切中今時之病。近來欺世盜名，未得謂得，遞相狐媚，更相印受，視東山直下不為佛法罪人者幾希。斯言學者並宜識之。

東山源禪師

曰：往年出嶺，初上徑山，其時枯禪做首座立僧，破庵西堂掛牌，一時龍象畢集，如石田、無準皆同在眾寮。破庵尋當室中，偏愛舉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如何是其中事？亦曾去請益他，一詞不措，臨起單却作一頌相送云：換骨抽筋一句，只欠點頭自許。若能

自解知非，便見平吞海宇。箇便是為人抽了釘，拔却楔。自此過平江靈巖見癡鈍，時茂業海做前堂立僧，今大慈笑翁、育王大夢皆在彼中同住，叢席甚盛。癡鈍常云：詢佛燈四十九日，夜抱露柱悟去。次上蔣山見澍翁，因室中舉即心是佛下語云：抱橋柱澡洗。翁云：有什麼快活？下語云：請和尚放下著，被他打出。後復見巖雲巢、皎中庵上衢州祥符見殺六巖，歷扣二十餘員知識，看來無出應。庵下兒孫直截緊峭，所以宗枝繁衍。烏虖！東山於悟門雖大廓徹，猶如先聖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真源日禪師

曰：雪巢和尚入室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那箇是你心？又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你向甚處見六祖？又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是什麼動？發明臨濟之奧旨，證驗衲子之眼目，如運斧臨風之手，其妙在於一斲爾。雪巢當金虜之亂，曾與大慧同渡江者，大慧笠中藏一金釵為路費，時時視之，雪巢伺其不意，取而投諸江，大慧愧謝，與之結交。真源嗣雪巢，以草堂為大父，故平生語言挺挍，有父祖風烈。

隆首座

號南山叟，清源南安人也。壯歲游方，多見尊宿。罷參後，禮業海塔，偈曰：業父煎熬業海乾，尚餘劫石影團團。我來笑罷吞聲哭，昔日船從此處翻。掃癡鈍塔，偈曰：生苕帚柄背時貨，樹倒藤枯舊陣圖。一代年來低一代，灼然邪法實難扶。南山與無隱、雙杉、荊叟同侍，癡鈍為最久。

西蜀保福晦嵓暉禪師

通泉白氏子。嘗與肇諾庵、道谷源、開掩室同參松源，密契真要。歸里，三主道場，遠近敬鄉，道化益盛。散夏小參云：大智洞明，

十方融會，騎聲盖色，邁古超今，不可以寂默通，不可以語言造。是以大覺世尊於摩竭提國三七日中無啟口處，及至四稜蹋地，盡力提持，只道得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道：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恁麼揭示，譬若斷崖落石相似，看者不容眨眼，除是一念知非，前後際斷，全體擔荷得去，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一會靈山儼然未散。如是時時禁足，念念護生，又何必九十日中無繩自縛？然雖如是，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語悉類此。癡絕在蔣山題其錄云：大隨和尚道：我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者只得一二，其他皆具正知見。予三十年前在叢林中與晦嵓游，當時具大眼目者惟老松源一人而已。歲次庚寅仲秋，其徒寶日携主東林，提唱之語乞予編次，由是開帙縱觀，一字一句，造次顛沛，皆有從上大眼目體裁，非徒從事於語言之末，是知松源之道盡在是矣。烏虖！去古既遠，師法益壞，正知見者艱其人，大眼目者可知矣。晦嵓雖話行於吾蜀，此錄流播江湖，是可為斯道之歃盟。若善觀者，始信吾言之不妄，癡絕亦有所激而云。

福州聖泉岳翁淳禪師

天姿軒特嘗坐夏雪峰，值重架鼇山閣，作偈曰：夜半天崩地陷休，一莖草上現瓊樓。儂雖先後不同步，月幌風櫺一樣愁。時競傳誦。雲巢、無準向嘗與同行，皆誠敬心服。叢林間禪者與決可否，議論鋒發，戲以禪判官呼之。

潭州大溈泉山初禪師

字子愚，泉州陳氏子。始業儒，稱鄉先生。後因看趙州語有省，剃髮受具，遍參知識，為永木庵高弟。嘗記里之承天寺僧堂云：承天大僧堂再造百餘歲，外嚴中蠹，人莫知者。住持了空揣其壞而新之，施者樂，役者悅，不半年而成。擁以照堂明樓在前，任其勞者道本從賁。經始於秋，迄事於冬。了空於是涓辰率徒入而居焉。寔

嘉定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比丘太初記，僅九十二字。西山真公典是郡，見而喜。後在湖南，專書招之，住溈山二十年而寂。

嘯巖蔚禪師

示眾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恰是結交時。且道天衣將甚與人分歲？拈拄杖云：一不做，二不休，爛烹石虎，活剝泥牛，已是滿盤釘出了也。卓拄杖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若是粘牙帶齒漢，應笑家風冷淡；一咬見骨底，自然樂以志憂。雖然如是，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嘯巖語言如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也。烏虖！可不敬哉！

癡絕冲禪師

曰：予紹熙壬子出峽，夏於公安二聖。時松源倡密庵之道於饒之薦福，旱嘆艱於著眾。適西湖妙果虛席，松源舉雲居首座曹源應選，亦密庵之嗣也。聽其入門，提倡有省，遂投誠而住。未幾，歸侍司。甲寅夏，曹源有信上龜峰之命，復從其行。留三年出涮，松源由虎丘而遷靈隱。遯庵住華藏，肯堂住淨慈，皆往從之。松源在靈隱，門庭孤峻，八閱月而後得歸堂。凡求掛搭，必呵斥不得親。一日忽曰：我八字打開掛搭，他自是蹉過了。當下始知昔在龜峰三年，曹源怒罵嬉笑，皆為人之方便也。自此不疑天下老宿到與不到瞞我，不得已而隨緣放曠。曹源順寂後二十年，為人推出瓣香不敢忘。凡六處所聚兄弟，不可謂無，只是用翳睛法者少。苦哉，吾宗喪矣！今年八十二，時節將至，扶病執筆，直敘得法之由，刻諸龕陰，以昭至信。淳祐十年庚戌歲也。烏虖，癡絕！世謂其機用如盤珠者，且能益鏟光彩，於其師歿後二十年方瑞。世真所謂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搏九萬可立而竢也。名字不肯入他人夾袋中，其識

又過人，所以聲轟一世，起中峯之道，亦驗在此矣。晚以吾宗喪矣為憂，聞此得不為痛心者哉！

絕照鑒禪師

因涮歸者，上堂云：相別一何久？相逢只舊時。眉毛分八字，鼻孔大頭垂。諸方鍋兒大小、杓柄短長，直是瞞他一點不得。且道鎮州羅蔔頭、無底籃盛得幾箇？喝一喝：放待冷來看。上堂云：古佛與露柱，相交第幾機？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金剛與土地神揩背，一擦骨出。可謂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汝諸人仰面看天、開口取氣，無非這箇消息，因甚不覺不知？若也知去，三世諸佛無容身之地；苟或未然，乾元留取口喫飯。卓拄杖，下座。大抵宗師家吐露，自是迥別。雖然，須是離言說相，方見老絕照用處。

石田薰禪師

初到潭州，禮石霜雷遷塔，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名由此彰。見破庵於蘇之穹窿，聞室中舉：世尊拈花答曰：焦塼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庵奇之。石田嘗拈僧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雲巢、癡絕，為擊節。傳至徑山，老佛心亦云：老僧只得避路。

真淨大師德英

建溪楊文公億五世女孫，性聰善傳，會依達庵，於其四威儀中有悟入，徑上徑山投佛照，應對如飛，蓬隨風照，許以為再來毒種。後說法於蘇之朱明，委蛻于常之淨惠。自讚云：自贊贊不出，自畫畫不成，有箇本來相，如何呈似人？活潑潑，本無生，鼻孔依然搭上脣。叢林傳之癡絕，跋其錄行世。

月窟清禪師

福州福清人也。少長，因覩鄉閭者焚化，乃曰：我願作佛，終不為猛火所燒。父母訝之。十四歲，許以出家，往湖州何山。復庵知為法器，俾落髮受具，久無所證，不遑寧息。一夜，見僧堂中放琉璃燈，省徹，述偈曰：琉璃放下又放起，一點光明常不已。若人識得這光明，姐姐元來是阿姊。謁遯庵于華藏，值開室，欣躍而進，復旋踵曰：我是無罪人，不入這地獄。後與遯庵酬酢，水乳相合。嘉定間，江右憲使陳公貴謙以臨汝、天寧延之，及赴何山請，道聲益著。平生氣尚剛介，厭媮合苟容，多面折人，叢林為之肅整，此衛護大法者所當然也。

清烈庵主

天台人，居臨安餘杭縣湖西山洨氏庵。年已九十，昏瞳眊瞽，晝夜惟枯坐。將示寂，具蔬飯，會村落百餘人，敘相訣語，同詣山頭。引手長揖，入龕趺坐，說偈云：這漢無知，說是說非。拳頭豎起，佛也難窺。化火自焚，由頂、兩肘、兩膝五處熾然而起。三昧火光，五色璀璨，堅固舍利，不可勝計。寶所山主能詳言之。烏虖！淨性心宗，常光熾然，無壞無雜，周遍法界。故烈公遊戲死生之際，如此奇特，豈非平生履踐之明驗歟？抑提多迦、婆須蜜之發現歟？

諾庵元肇禪師

師範有規，精一於道，因雪上堂云：普賢昨夜呈醜，一片寒光如晝，可憐妙用些兒，引得石人失笑。且道笑箇什麼？金烏飛上欄干，看你一場漏逗。頌仲冬嚴寒年年事云：野老年來解放懷，兒孫更以酒相陪，只知好景長時在，不覺老從頭上來。無愧於師矣。昔諾庵與開掩室結伴參松源，源亦不倦針劄，故盡得其妙，是不可無賢師友也，足為後學法。

漢陽軍鳳棲古月祖照禪師

生緣。東川廣安趙氏，禮祥甫山主為落髮師，敏而疾見，遍遊講肆，所至奪席。忽棄所習，歷閩而浙，依肯堂明，得狗子無佛性話。後入破庵室，見其作直視勢，乃咄云：野狐精！破庵劈耳一掌云：畢歷不是者箇道理。又應聲曰：野狐精！破庵又與一掌，示以偈云：一掌幾曾知痛痒？回頭轉腦口喃喃。直饒舌似風雷疾，也落機前第二三。照，嘉定間出世唐興聖果，後在鳳栖室中垂三句驗學者：一、和煙釣月句。頌云：煙水茫茫釣艇橫，日盈月昃未容分。謝郎不是絲綸客，爭免時人錯見聞？二、截水停輪句。頌云：正眼豁開天地窄，機輪停處海濤乾。等閑拶出驪珠現，無限邪魔心膽寒。三、不入驢耳句。頌云：儂家一句分三句，見馬逢牛舉似伊。只此更無親切處，眼中聞得始應知。順世時，以後事囑侍郎楊公恢曰：微子，孰有知予之心者？楊公為之嗟嗟輟食，特敘其語，謂脊骨之硬不減破庵。

寒齋林公公遇

晚年遺外世俗，造入宗門。齋傍有隙地，架草庵以延少林、誠公，而風日佳時必過之。二子同合侍立，聽其談論。余間與果藏主到庵，亦竊預焉。淳祐丙午九月，公以疾卒于家，且書偈云：五十八年熟睡，且喜今朝瞥地。試將老眼摩挲，只這阿底便是。張橫渠亦云：學者但養心識，明淨自然可見。生死存亡，胷中瑩然無疑。寒翁得之矣。

龍溪聞禪師

初遊方到南康，詣雲居，至半嶺，笠頭為風掀，沿嶺而下，尋至笠所，有省。住常之保安，孤硬清約。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底句？溪曰：鶺鴒樹上啼。僧曰：某甲不會。溪曰：皷已響，堂前喫飯

去。無準謂徑而直，簡而峭者也。頃龍溪道重，一方衲子嚮臻堂中，被位鱗次。夏丁旱，未解制，多起單。溪曰：莫道諸人拄杖子[跳-兆+孛]跳，後五日山僧拄杖子亦[跳-兆+孛]跳。越五日，沐浴陞堂，歸方丈坐亡。茶毗，迸設利五色者莫計。保安耆宿云：臣翁淳禪師，福之石臣人。賦性好獎稱人善，晚進必悉力薦藉。未開法時，妙語已遍叢林。住慶成，踞室云：這裏打開，那邊塞路，因甚如此？活膏肓，起必死。謝道舊云：劒池邊，松峯下，幾回同步至懸崖，牽得驢兒喚作馬。喝云：是何話覇？又云：二月初一，好箇消息，桃花煞紅，李花煞白。劒池邊，楊大伯，笑中打失攔腰白，直至如今尋不得。喝云：有甚交涉？又云：冷坐守枯椿，沒轉身底，多是違時失候；一回寒徹骨，親暢快底，十分和氣春風。衲僧家兩眼如鈴，嗔斗呲地，翫弄神機，風雲自異，儘教酹酒燒錢，低頭賀歲。風蕭蕭，葉飄飄，墻頭桑條動柳條，最苦北禪唱村田樂，烹露地牛，波波挈挈，怎奈伊何？惹得人收皮角，笑裏藏刀。咄！清平世界，不用干戈，誦此如飲玉飴，自然使薄漿荇。於戲！枯禪可謂得其傳矣，了知法乳一源，無異味也。

辟支巖主立堅

三山漁溪人也。初以雙線為活，倏省覺入應林山中休粮，居于大樹下。妻子追捕之急，遂剪髮過莆之囊山辟支巖遁焉。後亦從檀施為僧。淳祐間，郡守林侯希逸延以龜山陳、沈二禪道場，迫而後就。未幾思舊，巖與同道書云：夫稱住持者，作眾楷撫，代佛揚化，素無道德言行之譽，未知仁義禮法之由。草座麻衣，木食磵飲，且以為愧。推向人前，實何以堪？拂衣徑歸。堅之出處，於緇林亦有助云。

東谷光禪師

風神清拔，有精識，見祚明極。與實齋蔣公為法喜之遊，蔣錄西庵三偈以寄和，酬云：莫道西庵小，了無邊與表。還他親到來，一一方分曉。莫道西庵靜，鐵牛吼聲震。露柱與燈籠，點頭相共應。莫道西庵窮，吞空復吐空。相逢金粟老，臘月鼓春風。住靈隱，已罷勘溘然矣。東澗湯公漢祭以文曰：維東谷師，昂然鶴質。作冷泉主，曾不多日。示病已早，示滅何疾。我雖乍識，開口吐實。問訊殷勤，迹踈情密。忽遣手書、古畫、名筆，聿來告行，覽之自失。諦觀點畫，宛然遒逸。是過量人，生死齊一。而我凡情，悲涕為出。雪滿湖山，羸馬難叱。聊持瓣香，往吊其室。一時講道相往來，皆名公卿，是曰同人。于門

蒺藜曇禪師

初居湖州普濟，荒寂如傳舍，夙夜自對聖僧坐禪，凡九年。後住蘇之穹隆門，風愈高峻，趺有入者。室中常云：穹隆有句子，衲子下語不下語，一例打罵。無準時在會中，為藏主少忤，被趍出，且曰：教他住徑山，却來見老僧。後無準住徑山，因遺漏行丐吳門，蒺藜猶在虎丘，二老相見，撫掌大笑。

鎮江府金山掩室開禪師

成都人也。遍歷講肆，忽然不樂，欲出嶺了大事。樞使安公亦勉以偈曰：吾有大患為有身，是身假合亦非真。維摩示病元非病，好向南方更問津。室抵番陽東湖，值松源開室，聞舉：明眼衲僧因什麼失却鼻孔？言下領解。一日，連案僧見其看經，問曰：向後得座披衣，如何為人？室將經度與僧，僧將經擲于案。室復取，朗聲誦，僧休去。嘉泰辛酉，始赴廬山雲居請。未幾，勅補金山。如藍田法語，皆參禪捷徑。平生所接人，獨得佛海、大昌、松源之道。

雙杉元禪師

踞室，云：報恩方丈百無一有，贏得為人推門入臼。示眾，云：衲僧家不知月之大小、歲之閏餘，喫著三角粽子便道是端午，忽被報恩移上一曰背，他只管半疑半信，今朝依舊點盞茶與伊濕口，驀然咬破菖蒲，出身冷汗，失聲道：啞！福建子激惱殺人。大眾！這箇豈不是通靈藥？三十年後切忌拈却。嘗入三門，云：鬧市門頭有箇入處，只為諸人見頑了也。新長老因行，不妨掉臂顧視大眾，云：隨我來也。雙杉只據目前信手拈來，無非耆黃妙劑、換骨法、起死方，何必他覓哉？

荊叟珏禪師

作夏靈巖時，癡鈍俾其看狗子無佛性話，言下領旨。因與潛無隱通吐，無隱曰：是則是，只是命根未斷，更須出去見人始得。且囑其謁淳庵。叟至華藏，半年無所得。一日，忽聞火板響，凝滯釋然，告於淳庵。庵即鳴鼓開室，叟趍入。庵問：如何是佛？叟曰：埜花開滿路。問：如何是法？叟曰：私酒醉人多。問：如何是僧？叟曰：鉢盂口向天。庵曰：未在，出去。後叟在癡鈍室中，聞舉：如何是佛？震聲答曰：爛冬瓜。且述偈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氷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荊叟處眾時，得無隱、雙杉力尤多。

福州雪峯北山信禪師

本州人。性方嚴，機迅敏。初學見之，應對多失次。在鼓山時，有僧相看，山問：近離甚處？僧曰：西禪。山曰：西禪有何言句？僧曰：話墮也。山曰：你甚處學得遮些子來？僧曰：今日不合觸忤和尚。山拈拄杖便打，僧奪拄杖，軒渠大笑而出。遂請喫茶，傳是老宣首座去矣。初，北山同月窟過浙，見遯庵於華藏。月窟先有契證，故山得咨決之。後歸里，訪明晦室，分座鼓山。漳守趙公以夫

聞其道，以南寺招之。山遜謝曰：公聞之過。使三反，乃行。開堂，為同行月窟拈香，時論高之。

枯禪鏡禪師

天資淡薄，一無嗜好，惟與衲子提撕敲磕不倦。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枯禪？拍禪床一下。今人吐露語言，千百皆不能得到前輩地位，且利害在什麼處？會麼？

癡絕冲禪師

嘗赴福州雪峰請，與尚書陳公韡有宿素之雅。招飯私第，以項王像求讚。即拈筆書云：拔山非力，盖世非氣。八千子弟，同謀共濟。人皆謂天下大器不可以力爭，必先仁義。殊不知天假其手以誅暴秦，然後使寬仁愛人者之為帝。吁，其亦有補於斯世。公大奇之。癡絕慧辯恢廓，此特緒餘爾。

介石朋禪師

秦溪人，性高簡。僧曰：寶劒未出匣時如何？答曰：杜鵑啼處花狼藉。僧曰：出匣後如何？答曰：令人長憶李將軍。僧曰：出與未出時如何？答曰：劒去久矣，汝方刻舟。解夏夜參云：九旬禁足，網禽宿巢。三月安居，驅狐守塚。向生殺不到處，見三頭六臂掀翻圓覺伽藍，猶是抱樁打泊浮雲黃山前雙檮樹下。九十日內，風以時，雨以時。二六時中，少不添，多不減。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安居，時時自恣。圓者自圓，方者自方，長者自長，短者自短，未免淨地揚塵。畢竟如何？大鵬展翅天路遙，巨鼇轉身海水窄。示眾類此。晚年寓杭之冷泉，扁其室曰青山外人。景定間，丞相秋壑賈公尤崇敬佛法，與奏得旨，住淨慈。後淮海亦繼其席，皆起於澗東。

石田薰禪師

曰：薰上座住靈隱，亦是不奈何，被人東拶西拶，拶到禪床角頭，回避不及，只得為祖師有箇門戶，擘破面皮出來，喚作此地無朱砂赤土以為上。雖然，看却今時，漸漸赤土也無了，漸漸食泥食土說著，真箇箇人寒心。噫！志於道者，聞此當如何哉？

雙杉元禪師

嘉熙間，乃石田堂中第一座。上丞相書，言朝廷新指揮買師號、金環象簡不便。書云：正月十三日，景德靈隱禪寺前堂首座前住持嘉興府天寧寺僧中元，謹熏沐獻書樞使大丞相國公：竊以為佛老之教，救世計也。其所以與儒道相參於天地間，以能開悟性真，不墮邪見，其功未易量也。我朝　太宗皇帝嘗曰：釋氏之道，有補教化。　孝宗皇帝亦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張文定謂：儒道淡薄，一時聖賢盡歸釋氏。而關洛諸公，亦必玩味釋氏之書，而後能接續洙泗不傳之秘。然教必有主、必有師。國家以度牒許人承買，凡有僧者，各尋師以為依歸。師苟有道行，則可使迷者悟，塞者通。其裨助世教，要非小補。近世貨賂公行，求為住持者，吾教之罪人。若以例傳，天下之賢者，必深藏遠遁而已，其肯出而為師？夫師廢則正法微，正法微則邪法熾。以清淨之門，而為利慾交征之地，非國家之福也。譬如家塾黨庠，不能無師。不求其能傳道解惑者為之，而惟賄是視，則弟子何以仰？孔門之教，亦幾乎熄。佛老之道，何以異是？若謂佛老之徒，身居大廈，日享膏腴，不蚕而衣，不耕而食，為世所嫉。然天下之人，有無用於世，而坐享膏腴之奉者尤眾，何特僧道？寺觀創立，常住供養，非官與之也，以眾人樂施而與之也。寺觀有田，稅賦尤倍，又有非待不時之需，正與大家相似。今既買度牒，以錢免丁，又增以錢，官府無絲毫之給，而徒重責其利於無窮則僧道可謂不。幸矣國家愛惜名器泛濫何以勸勵天下僧道若以賄。得金環象簡得諸處住持則囂頑無賴之徒皆以賄進。何以整齊風俗況寺觀雖多其常住闕乏者甚多縱

使。此令一行第能率斂寺觀之大者其小者亦豈能應其。求如此則所得能幾況僧道非能自出己財求為住持。必將取之寺觀師徒相殘常住心壞所謂膏腴將見蕪。穢所謂大廈將見為丘墟所謂溫飽將見為凍餒部雖。有牒誰將請之歲雖有丁誰將輸之今日軍需糴本秤。提諸券無非鬻爵鬻爵之者或累於國牒之多者無病。於官乃循一時不郵之事斲喪千萬載之利源殆非理。財之長策也伏覩近降旨揮增錢鬻爵識者病之事不。果行總所今來陳請正亦類此伏望鈞慈詳酌利害特。有敷奏盡行寢罷服號之命令僧道不勝幸甚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時江西粲無文亦有書先是朝省因。總領岳珂奏乞降紫衣、師號二等賜金環象簡并四。字禪師法號以住太寺觀每賜服、師號、綾紙出賣。三百緡仍附品官條制非有官不得差注非有賜服不。得住持此書上事果寢豈非祕護大法者之用情乎雙。杉住山能極枯淡專一行道若機簡堂私居雖處暗室。如臨大賓似證老衲此亦哲人律己又見於微細者也。賢矣哉。

枯椿曇禪師

清介寡言，瘦坐竟日。開法越之大禹寺，亦出澗東。僧問：和尚未見佛心時如何？答曰：人貧歸道。問：見後如何？答曰：色窮歸皂。嘗舉現成公案，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侍僧曰：望師慈悲，開箇方便。答曰：將謂你是箇出廐良駒。僧有省。枯椿，閬人。後住姑蘇虎丘，緇素翕然宗之。

雲巢巖禪師

訓學無倦，且能折節下士，慰藉良厚，雋彥歸之。開爐日示眾云：是句亦剗，非句亦剗。雪峯輥毬，睦州檐板。惟有趙州老漢向火爐頭拈起香匙火筯，東撥西撥，忽撥得一塊，恰是饒州景德人家壁角頭多年破磁碗，三世如來只管看。運庵曰：此語酷似父翁松源。

南翁明禪師

初入眾時便能決志參禪，嘗宿天台石橋，遇異僧指令其見老佛心。翁至太白投誠，預其法席，然室中纔開口便被叱，私自念曰：今生不了則有來生。已而泪下交頤。後在癡鈍會中為侍者，晚參侍立，聞鐘鳴，鈍曰：什麼聲？翁曰：鐘聲。鈍曰：聲來耳畔，耳往聲邊。翁薄遽未答，被大叱，汗流浹體，始自語曰：元來浙翁平日叱罵我皆是徹骨徹髓。鈍尋常只令其看百丈野狐話。一日鈍曰：不落不昧時如何？翁應聲曰：不落不昧，鴛鴦一對。水上浮沉，如意自在。鈍撫而印之。翁泉州黃氏子，與隆南山同出嶺者，歸里住溪上教忠，至住莆中囊山方入寂。

西山亮禪師

福州人。枯硬儉約，嘗蓄紙被一張，補粘殆遍，寒暑不易。由鼓山首座寮赴雲門請，及遷黃檗，未嘗別換。侍僧一夜潛以絹衾易之，亮驚叫責曰：我鮮福，平生未嘗敢服縑素，況此被相隨三十年矣，其可棄乎？聞者謂其住山有古人風。後退席入永陽鴈湖山中，與道者刀畊火種，莫知所終。

平江府萬壽訥堂辯禪師

寄同參偈曰：猿與黿交割不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話到諸訛處，却道心肝不帶來。時亦稱之。後八坐道場提倡，如阪走丸，真不忝為巖獃之子、岳聾之孫也。

介石朋禪師

曰：別峰珍和尚退皷山，詣育王候見大慧，一蒲團於佛殿後坐七十九日。因秦國太夫人請大慧陞座，私自喜曰：今日得見必矣。果得一見，語合室中，復投三轉語而去。大慧大奇之，遂與宏智同舉

之，住岳林，今寺中有塔存焉。別峰徧身有長毫，時號珍獅子。介石題其墨蹟，略言如此。別峰既得法於佛，心才高踞雄席，道顯著矣。復勇於求見妙喜，其意謂何？不可與璞、懿遲遲其行同日而語，此所以為一代宗師之標準也。噫！今只欲一後學七十九日候見尊宿亦難矣。

守懲庵主

莆人。滿年具戒，居囊山下巖。就巖縛屋，聊蔽風雨。父為郡胥吏，歲給以粮。凡客至，不論問佛法、世法，皆瞪目視之。有僧問：如何是庵主家風？忽答云：就巖縛屋，掬澗煲糜。問：忽有人問西來意，如何祇對？懲反袂哭云：苦屈。觀其雅趣，探其幽旨，非契如之流亞歟？

石溪佛海月禪師

曰：余年三十方再南，聞空叟有言：二十行脚，此事休也。初得此語，心甚不平。過二聖、座元几案間，見窮谷語，舉雲門話，墮於光明寂照中，便有歇泊地頭。及登甌峯，旬日間趁隊入室。先師舉：達磨葬在熊耳，因甚隻履西歸？余對以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復一日，龍袖拂開，面目全露，遂倒跟四載。然後江之南北、浙之東西，親師友、味甘苦，動轉施為未嘗向背。今又三十年，尚未能依俙彷彿，信知此事大不容易。休也二字，真吾之一知識也。見於示秀上人語，今學者多見之而不思之，可悲痛也。佛智老師跋其錄云：石溪未離雲頂，行脚未到處要須到；既見雲居，開口不得處要須道。執侍半年，如矢在弦上，知而不自發；至於龍袖拂開，如箭在的中，發而不自知。雖然，早年見松源于北山下，是此話已行。若謂開得口後方有此錄，腦後猶欠石溪一錐在。烏虖！佛海親證悟法門，於斯見矣。語雖不多，大有控人入處，不可不錄。

王孔大

福州徑江人，太學博士宗合猶子。年二十，發冑薦上春官，不售。辛亥歲，毅然効古塔主之風，裂冠剪髮，依莆之辟支巖主，立堅修，杜多行。已而人有知者，益上絕巔，編茆居焉。父母勸勒不回。甫二載，聞泉南明教忠法道焚庵，詣之，獻頌云：燒却山頭破草庵，不圖遊歷不咨參。依師別也無貪著，博飯栽田也要諳。時教忠於風亭通衢開接，待庵孔大，泯泯眾底，折節服勞。施主聞之，勸為大僧，改名惟玉。教忠亦嘗有偈示之云：老我居山已許時，著衣喫飯只隨宜。子來將謂有奇特，笑倒東家小廝兒。後亦有發明，但不久住世而寂。初終與祖麟、楊道者略相類。烏虖，惜哉！

西巖惠禪師

示眾云：彌勒真彌勒，水銀無假；分身千百億，阿魏無真。長汀子來也，眼生三角，頭峭五嶽，好未必好，惡未必惡；布袋頭開也，隈隈[阿-可+崔][阿-可+崔]，骨骨董董，輕如毫毛，重如丘山，拈得便擲，拏得便用。竪拂子云：猶是兜率陁天底，只如彌勒未生已前如何剖露？擊床云：收拾雨聲歸舊樹，放教秋色到梧桐。題五祖六祖像云：恨殺此頭陀，山磨恨不磨？吾今檐頭重，為汝種松多。西嵓三十餘年佛鑑處所得底，拈出示人，無涓滴滲漏，後三十年點眼藥也。

丞相鄭公清之

嘗謁妙峰善禪師，坐定，峰曰：相公留心此道，還有歡喜處也無？公曰：且坐喫茶。峰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相公作麼生？公曰：低聲，低聲。峰曰：也須子細。公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峰默然。老師嘗言此，因識之。

福州越山法深禪師

本州人。未落髮時，已有見處。依月窟於梅嵓，得度浙遊。至雙徑無準，一見而器之，俾掌翰墨。議者以其年杪未稱職，為遠上座起骨云：末後一著，始到牢關。山遙水遠，火冷雲寒。啞！不是髑髏眼，活進遮一步也。大難，大難！眾始伏膺。歸里，居梅嵓十餘年，自號雲山畊叟。樞相鄭公性之、尚書陳公韡間居，日相與講道白郡，致主釣臺。寶祐間，遷越山，未幾而逝，故名不顯著。

祖昌庵主

不知何許人，隱於天日山中，結庵取陳墳，約二十餘里。雙徑榮首座嘗遊山中，偶至其庵，荊棘薈密，墻壁傾斜。昌頹然於路口倚杖而立，雪眉霜髯，壞衲弊履，人物可畫，且欣然揖入共坐。榮視左右，瓶無儲粟，竈有餘煙，心甚異焉。問：居山今幾年？遂稱名。答曰：不記年矣。益奇之。問：粮食誰供？答曰：仰給陳氏，今無矣。問：何不行脚去？答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問：如何是隱者家風？答曰：猛虎一聲山月高。遂屏息不敢復問。少焉，昌出茗芽，令掬水嚥之，徐叩雙徑歷代尊宿，咨嗟久之。盖嘗見典牛塗毒來，若言其見前輩，不翅百齡矣。又曰：路遠宜即歸。榮明年拉同道訪之，已失其處。豈非世出世間之異人者耶？要當於懶殘、西山亮輩中求也。

溫陵黃允

字孚中。晚年喜參請，知罪福。嘗言：昔為護國主，首撰開堂疏。曾受其潤筆資，作懺悔疏，備元物詣寺供設。還謝，敘事簡核，略云：譚長老之住護國，劉大卿之守溫陵，允也時預計偕，當趨省試。開堂撰疏，難逃府命之嚴；潤筆貽資，實出僧儲之有。昔為貧而受也，今如數以還之。二十三年，常作懷慚之客；七十五稔，方成了事之翁。聞者嗟服。

平江府開元別翁甄禪師

西蜀人也。初入閩見枯禪，悟其機用；後從遊癡絕，得其至要。淳祐間，開法衢之南禪。臘八，上堂，舉：世尊正覺山前夜覩明星，忽然悟道，乃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拈云：釋迦老子未覩明星以前，不妨令人疑著；既覩明星之後，說出許多不才淨，心肝五臟總被別人覷破。還有為釋迦老子作主底麼？別翁徒有此語，只知釋迦老子心肝五臟被別人覷破，殊不知別翁心肝五臟又被別人覷破了也。

枯崖和尚漫錄卷下(終)

No. 1613-C

此集所記，皆近世善知識也。中間如柔萬菴、元雙杉，皆余舊方外友。曰篠塘賢、碎支堅，則余誌其塔矣。悟兄舍儒入釋，其敬慕前輩如此，進進未可量。所論金華元首座前後話頭，已具眼目。大慧所謂顛倒禪正道著此病。悟能以是求之，他日與此集諸老，共入僧寶傳矣。

竹溪鬳齋林(希逸)題　景定四年夏四月

No. 1613-D 跋改錂枯崖漫錄

飲光破顏，神光得髓，而降前德入道機緣，其輯錄者不識幾則。前有景德，後有嘉泰，況於增集之諸錄乎？閩枯崖圓悟禪師，峻機妙用，獨脫無依，常能有聲畫，又通無聲詩，箇箇無不具眼目。世寒暑不能易其芳者，師德也；江海無以臻其極者，師量也。曾往來于雙徑之日，採近世諸老應機接物、罵柳指拍底美談，輯曰枯崖漫錄。凡前代諸燈所遺逸者，足考之加旃。吸其精不眩其英，啜其實不瞶其華者，隨分各有入處，豈非所謂五燈之後復見一燈哉？然扶

桑所梓行，未以國訓便於句讀，故宗宿見之，貴不亂素製；庸學以之，憾難通俗習。其猶如南人食稻，北人食粟，誰一之於？茲施點於副墨之子，以付書林，冀使洛誦之孫易窺祖墻矣。予曾聞此齊名之海才，尚辭倭訓之　敕，而有凡才之謙，如今則不然也。嗚呼！宗宿之罪人，庸學之益者乎？

時

寶永四歲次丁亥春二月上浣讚之高松慈恩參徒機海子操觚於洛西寓舍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